迂言百則
簡通錄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迂言百則

陳遇夫撰

本館據嶺南遺書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迂言者何。善言也。善則何迂乎爾。言人所不言也。人所不言而言。言而善。則何以迂。非所當言也。善則何不當言。非其人也。身爲公卿。可以升黜人。爲方伯連帥。可以賞罰進退人。以是而言。言出而應千里。下令如流水。匪然不怒則笑之。故曰迂也。或曰此非邇言。先民之言。誰得而迂之。曰古乃所以迂也。隨地轉移之謂風。情欲趨向之謂俗。風變俗易。代異世殊。執古繩今。是迂之尤也。曰然則孔孟古之書也。而不迂之何也。曰不敢也。勒爲典。著爲令。朝以是教。鄉以是學。由之取尊榮。非之蹈明罰。故有行違無貌戾也。曰然則談仙說佛。此誠迂也。世故不迂之。又何也。曰是不同。釋氏言因果。思果報也。道家言感應。冀福應也。譬投餌取魚。非能捨餌。利得魚也。若夫正其誼。利則不謀。明其道。功則勿計。世所急也。而迂之。故聞者以爲迂也。雖然。惠迪吉。積善慶。古聖有言矣。果迂乎哉。不迂也。庚寅長至日。澤農陳遇夫書。

迂言百則

新寧　陳遇夫　交甫甥

洞靈經曰。導筋骨則形全。翦情欲則神全。靖言語則福全。克保三全。是謂上賢。道德順則神助。信義敦則君子合。禮義備則小人懷。

管子曰。心君之位也。上離其道。下失其事。毋代馬走。使盡其力。毋代鳥飛。使弊其羽翼。毋先物動。以觀其則。動則失位。靜乃自得。虛其欲。神將入舍。掃除不潔。神乃留處。

荀子曰。積土成山。風雨興焉。積水成淵。蛟龍生焉。積善成德。則神明自得。聖心循焉。故不積跬步。無以至千里。不積小流。無以成江河。是故無冥冥之志者。無昭昭之明。無昏昏之事者。無赫赫之功。故聲無小而不聞。行無隱而不形。玉在山而木潤。淵生珠而崖不枯。爲善不積。邪安有不聞者乎。

呂覽曰。當貴盛之時。人之奉我者。非奉我也。奉貴者也。當貧賤之時。人之陵我者。非陵我也。陵賤者也。彼自奉貴耳。吾何爲而喜。彼自陵賤耳。吾何爲而怒。

黃石公曰。絕嗜禁欲。所以除累。抑非損惡。所以讓過。貶酒闕色。所以無汚。避嫌遠疑。所以不惑。博學切問。所以廣知。高行微言。所以修身。恭儉謙約。所以自守。深計遠慮。所以不窮。親仁友直。所以扶顛。近恕篤行。所以接仁。任才使能。所以濟務。殫惡斥讒。所以止亂。推古驗今。所以不惑。先揆後度。所以應卒。設變致權。

所以解結。括囊順會。所以無咎。槭槭梗梗。所以立功。孜孜淑淑。所以保終。

夫志心篤行之術。長莫長於博謀。安莫安於忍辱。先莫先於修德。樂莫樂於好善。神莫神於至誠。明莫明於體物。吉莫吉於知足。苦莫苦於多願。悲莫悲於精散。病莫病於無常。短莫短於苟得。幽莫幽於貪鄙。孤莫孤於自恃。危莫危於任疑。敗莫敗於多私。

陸子曰。氣感之符。清潔明光。情素之表。恬暢和良。調密者固。安靜者祥。志定心平。血脈乃長。

淮南子曰。心欲小而志欲大。智欲圓而行欲方。能欲多而事欲鮮。心小者禁於微也。志大者無不懷也。智圓者無不知也。行方者有不爲也。能多者無不治也。事鮮者約所持也。

董子曰。以仁安人。以義正我。仁人也。義我也。仁之法在愛人。不在我愛。義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衆人不察而反之。詭其處而逆其理。鮮不亂矣。

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積惡在身。猶火之銷膏。而人不見也。非明乎性情。察乎流俗者。孰能知之。

疏氏廣曰。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

劉氏說苑曰。少而好學。如日出之陽。壯而好學。如日中之光。老而好學。如秉燭之明。秉燭之明。孰與昧行乎。

君子之富何如。曰。假人不德不責。食人不使不役。親戚愛之。衆人善之。

揚子曰。天下有三門。繇于情欲。入自禽門。繇於禮義。入自人門。繇於獨智。入自聖門。

崔子玉座右銘曰。毋道人之短。毋說己之長。施人愼勿念。受施愼勿忘。世譽不足慕。惟仁爲紀綱。隱心而後動。謗議庸何傷。毋使名過實。守愚聖所臧。在涅貴不淄。曖昧內含光。柔弱生之徒。老氏戒剛强。行行鄙夫志。悠悠固難量。愼言節飮食。知足勝不祥。行之苟有恆。久久自芬芳。

徐偉長曰。聞過而不改。謂之喪心。思過而不改。謂之失體。

諸葛武侯曰。君子之行。靜以修身。儉以養德。非澹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

文中子曰。罪莫大於好進。禍莫大於多言。痛莫大於不聞過。辱莫大於不知恥。

聞謗而怒者。讒之囿也。見譽而起者。佞之媒也。絕囿去媒。讒佞遠矣。

盧照鄰問孫眞人曰。高醫愈疾。奈何。眞人曰。天有四時五行。寒暑迭居。和爲雨。怒爲風。凝爲雪霜。張爲虹霓。天常數也。人之四支五藏。一覺一味。吐納往來。流爲榮衛。章爲氣色。發爲音聲。人常數也。陽用其形。陰用其精。天人所同也。失則蒸生熱。否生寒。結爲瘤贅。陷爲癰疽。奔則喘乏。竭則燋槁。發乎面。動乎形。天地亦然。五緯縮贏。孛彗飛流。其危診也。寒暑不時。其蒸否也。石立土踊。是其瘤贅。山崩土陷。是其癰疽。奔風暴雨。其喘乏川瀆竭涸。其燋槁。高醫導以藥石。救以鍼劑。聖人和以至德。輔以人事。故體有可愈之疾。天有可捄之災。曰人事奈何。曰心爲之君。君尙恭。故欲小。詩曰。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小之謂也。膽爲之將。以果決爲務。故欲大。詩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大之謂也。仁者靜。地之象。故欲方。傳曰。不爲利回。不爲義疚。

方之謂也。智者動天之象。故欲圓。易曰。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圓之謂也。復問養性之要。曰。天有盈虛。人有屯危。不愼不能濟也。故養性必先知自愼。愼以畏爲本。故士無畏則簡仁義。農無畏則惰稼穡。工無畏則慢規矩。商無畏則貨不殖。子無畏則忘孝。父無畏則廢慈。臣無畏則勳不立。君無畏則亂不治。是以太上畏道。其次畏天。其次畏物。其次畏人。其次畏身。憂於身者。不拘於人。畏於己者。不制於彼。愼於小者。不懼於大。戒於近者。不悔於遠。

姚公元崇口箴。君子欲訥。吉人寡辭。利口作戒。長舌爲詩。斯言不善。千里違之。勿謂可復。駟馬難追。惟靜惟嘿。澄神之極。去甚去泰。居物之外。多言多失。多事多害。聲繁則淫。音希則大。室本無暗。垣亦有耳。何言者天。成蹊者李。似不能言。爲世所尊。言不出口。冠時之首。無掉爾舌。以速爾咎。無易爾言。亦孔之醜。敬之愼之。可大可久。敬之伊何。三命而走。愼之伊何。三緘其口。

陸敬輿曰。寧人負我。毋我負人。

柳公玭戒子五失。其一。自求安逸。靡甘濫泊。苟利于己。不恤人言。其二。不知儒術。不悅古道。憎前經而不恥。論當世而解頤。身既寡知。惡人有學。其三。勝己者厭之。佞己者悅之。惟樂戲談。莫思古道。聞人之善嫉之。聞人之惡揚之。浸淫頗僻。銷刻德義。其四。崇好優游。耽嗜麴蘗。以銜杯爲高致。以勤事爲俗流。習之已荒。覺已難悔。其五。急於名宦。匿近權要。一資半級。雖或得之。衆怒羣猜。鮮不敗者。

韓昌黎作董生行曰。淮水出桐柏山。東馳遙遙千里不能休。淝水出其側。不能千里百里入淮流。壽州屬

縣有安豐唐貞元時縣人董生召南隱居行義於其中刺史不能薦天子不聞名聲爵祿不及門門外惟有吏日來徵租更索錢嗟哉董生朝出耕夜歸讀古人書盡日不得息或山而樵或水而漁入廚具甘旨上堂問起居父母不戚戚妻子不咨咨嗟哉董生孝且慈人不識惟有天翁知生祥下瑞無休期家有狗乳出求食雞來哺其兒啄啄庭中拾蟲蟻哺之不食鳴聲悲彷徨躑躅久不去以翼來覆待狗歸嗟哉董生誰將與儔時之人夫妻相虐兄弟爲讎食君之祿而令父母愁亦獨何心嗟哉董生無與儔

范公質誡兒姪八百字昨得謝課書希於京秩之中更與遷轉余以諸兒姪輩生長以來未諳外事艱難損益憒然莫知因抒古詩一章曉之去年初釋褐一名列蓬邱青袍春草色白紵棄如仇適會龍飛慶王澤天下流爾得六品階無乃太爲優凡登進士第四選陞校讐歷官十五考敘階與爾儔如何志未滿意欲陵雲遊苦言品位卑寄書來我求省之再三歎不覺淚盈眸吾家本寒素門第寡公侯先子有令德樂道尚優游生逢世多僻委順信沈浮仕宦不喜達吏隱同莊周積善有餘慶清白爲貽謀伊余奉家訓孜孜務進修夙夜事勤肅言行思悔尤出門擇交友防愼畏薰猶省躬常懼玷恐掇庭闈羞童年志于學不墮爲箕裘二十中甲科嶺尾化爲虬三十入翰苑步武向瀛洲四十登宰輔貂冠侍冕旒備位行一紀將何助帝猷既非救旱雨豈是濟川舟天子未遐棄日益素飧憂黃河潤九里草木皆浸漬吾宗凡九人繼踵升官次門內無白丁森森朱綠紫鵷行洎內職亞尹州從事府掾監省官高低皆清美悉由僥倖升不因資考至朝廷懸爵秩命之曰公器才者祿及身功者賞於世非才及非功安得專厚利褰衣內府帛飢

食太倉米。不蠶復不穡。未嘗勤四體。雖然一家榮。豈塞衆人議。顒顒十目窺。齷齷千人指。借問汝與吾。如何不自媿。戒爾學立身。莫若先孝弟。怡怡奉親長。不敢生驕易。戰戰復兢兢。造次必於是。戒爾學干祿。莫若勤道藝。常聞諸格言。學而優則仕。不患人不知。惟患學不至。戒爾遠恥辱。恭則近乎禮。自卑而尊人。先彼而後己。相鼠與茅鴟。宜鑑詩人刺。戒爾勿放曠。放曠非端士。周孔垂名教。齊梁尚清議。南朝稱八達。千載穢青史。戒爾勿嗜酒。狂藥非佳味。能移謹厚性。化爲兇險類。古今傾敗者。歷歷皆可記。戒爾勿多言。多言衆所忌。苟不愼樞機。災危從此始。是非毀譽間。適足爲身累。舉世重交游。擬結金蘭契。忿怨容易生。風波當時起。所以君子心。汪汪淡如水。舉世好承奉。昂昂增意氣。不知承奉者。以爾爲玩戲。所以古人疾。讒諂與戚施。舉世重任俠。俗呼爲氣義。爲人赴急難。往往陷刑死。所以馬援書。殷勤戒諸子。舉世賤清素。奉身好華侈。肥馬衣輕裘。揚揚過閭里。雖得市童憐。還爲識者鄙。我本羈旅臣。遭逢堯舜理。位重才不克。戚戚懷憂畏。深淵與薄冰。蹈之惟恐墜。爾曹當憫我。勿使增罪戾。閉門斂蹤跡。縮首避名勢。名勢不久居。畢竟何足恃。物盛必有衰。有隆還有替。速成不堅牢。亟走多顛躓。灼灼園中花。早發還先萎。遲遲澗畔松。鬱鬱含晚翠。賦命有疾徐。青雲難力致。寄語謝諸郎。躁進徒爲耳。

寇萊公六悔銘。官行私曲失時悔。富不儉用貧時悔。藝不少習過時悔。見事不學用時悔。醉發狂言醒時悔。安不將息病時悔。

晏同叔几銘。小飯防饐。跬行虞跌。巾有角。帶衣存衽缺。惟忠與孝。則罔摧折。

濂溪周子曰。人之生。不幸不聞過。大不幸無恥。有恥則可教。聞過則可賢。

橫渠張子曰。困辱非憂。取困辱爲憂。榮利非樂。忘榮利爲樂。

弓調而後求勁焉。馬服而後求良焉。士必慤而後求智能焉。不慤而後能譬之豺狼不可近。

邵子無名公傳。無名者。不可得而名也。凡物有形則可器。可器斯可名。然則斯人無體乎。曰有體。有體而無迹者也。斯人無用乎。曰有用。有用而無心者也。有迹有心者。可得而知也。無迹無心者。雖鬼神亦不可得而知。況於人乎。故其詩曰。思慮未起。鬼神莫知。不由乎我。更由乎誰。能造萬物者。天地也。能造天地者。太極也。太極者。其可得而知乎。可得而名乎。故自爲贊曰。借爾面貌。假爾形骸。弄丸餘暇。閒往閒來。人告之以修福。對曰未嘗爲不善。人告之以禳災。對曰未嘗妄祭。故其詩曰。禍如許免。人須諂。福若待求。天可量。又曰。中孚起信寧須禱。无妄生災未易禳。性喜飲酒。命之曰太和湯。所飲不多。微醺而罷。不喜過醉。故其詩曰。性喜飲酒。飲喜微醅。飲未微醅。口先吟哦。吟哦不足。遂及浩歌。所寢之室。謂之安樂窩。不求過美。惟求冬燠夏涼。遇有熟思則就枕。故其詩曰。牆高於肩。室大於斗。布被暖餘。藜羹飽後。氣吐胸中。充塞宇宙。其與人交。雖賤必洽。未嘗作皺眉事。故人皆得其歡心。見貴人未嘗曲奉。見不善人。未嘗急去。見善人。未之知也。未嘗急合。故其詩曰。風月情懷。江湖性氣。色斯其舉。翔而後至。無賤無貧。無富無貴。無將無迎。無拘無忌。聞人之謗未嘗怒。聞人之譽未嘗喜。聞人言人之惡未嘗和。聞人言人之善則就而和之。又從而喜之。故其詩曰。樂見善人。樂聞善事。樂道善言。樂行善意。聞人之惡。如負芒刺。聞人之善。如佩蘭蕙。家

貧未嘗求於人人饋之雖寡必受故其詩曰窘未嘗憂飲不至醉收天下春歸之肝肺朝廷授之官雖不強免亦不強起晚有一子教之以仁義授之以六經舉世尚虛談未嘗掛一言舉世尚奇事未嘗立異行故其詩曰不佞禪伯不諛方士不出戶庭直游天地家素業儒口未嘗不道儒言身未嘗不行儒行故其詩曰心無妄思足無妄走人無妄交物無妄受炎炎論之甘處其陋綽綽言之無出其右羲軒之書未嘗去手堯舜之言未嘗離口當中和天同樂易友吟自在詩飲歡喜酒百年昇平不爲不偶七十康强不爲不壽此其無名公之行乎

又曰人之精神貴藏而用之苟衒於外鮮有不敗者如利刃在手物來劃之若恃刃之利而求割則刃與物俱傷矣室中造車天下可行軌轍合故也苟順義理合人情日月所照皆可行也

人之神卽天地之神人之自欺所以欺天地可不愼哉

人之善惡形於言發乎行人始得而知之但萌諸心發於慮鬼神已得而知之矣君子所以貴愼獨也

言發於眞誠則心不勞而逸人久而信之作僞任術一時或可欺人持久必敗

事無巨細皆有天人之理修身人也遇不遇天也得失不動心所以順天也行險僥倖是逆天也求之者人也得之與否天也得失不動心所以順天也强取必得是逆天也逆天理者禍患必至

天下之事始過於重猶卒於輕始過於厚猶卒於薄況始以輕始以薄者乎故鮮失之重多失之輕鮮失之厚多失之薄是以君子不患過乎重常患過乎輕不患過乎厚常患過乎薄也

司馬溫公槩水銘。槩水之盈。止之則平。平而後清。清而後明。勿使小欹。小欹則傾。傾不可收。用毀其成。嗚呼。奉之可不兢兢。

溫公解禪六偈云。忿怒如烈火。利欲如銛鋒。終朝常戚戚。是名阿鼻獄。顏回甘陋巷。孟軻安自然。富貴如浮雲。是名極樂國。孝弟通神明。忠信行蠻貊。積善來百祥。是名作因果。仁人之安宅。義人之正路。行之誠且久。是名不壞身。道德修一身。功德被萬物。爲賢爲大聖。是名佛菩薩。言爲百世師。行爲天下法。久久不可掩。是名光明藏。

蘇東坡爲邁硯銘。以此進道常若渴。以此求進常若驚。以此治財常思予。以此書獄常思生。

黃山谷游藝齋銘。色荒者使人蹻蹻。酒荒者使人漠漠。游於六藝之林。是謂名教之樂。

贈張叔和。我提養生之四印。君家所有更贈君。百戰百勝不如一忍。萬言萬當不如一默。無可揀擇眼界平。不藏秋毫心地直。我肱三折得此醫。自覺兩踵生光輝。蒲團日靜鳥吟時。爐薰一炷試觀之。

王公隨省分箴。夕晦晝明。乾動坤靜。物稟乎性。人賦于命。貴賤賢愚。壽夭衰盛。諒乎自然。冥數潛定。蕙生數寸。松高百尺。水潤火炎。輪曲轅直。或金或錫。或玉或石。荼苦薺甘。烏黔鷺白。性不可易。體不可移。揠苗則悴。續鳧乃悲。巢者罔穴。泳者寧馳。竹柏寒茂。桐柳秋衰。闕里泣麟。傅巖肖像。馮衍空歸。千秋驟相。健羨勿用。止足可尚。處順安時。吉祿長享。

李公至續座右銘。短不可護。護則終短。長不可矜。矜則不長。尤人不如尤己。好圓不如好方。用晦則天下

莫與汝爭智。撝謙則天下莫與汝爭強。多言者老氏所戒。欲訥者仲尼所臧。妄動有悔。何如靜而勿動。太剛則折。何如柔而勿剛。吾見進而不已者敗。未見退而自足者亡。爲善則遊君子之域。爲惡則入小人之鄉。吾將書紳帶以自警。刻盤盂而思防。豈若長存于座右。庶夙夜之不忘。

范公堯夫戒子弟曰。人雖至愚。責人則明。雖有聰明。恕己則昏。爾曹但常以責人之心責己。恕己之心恕人。不患不到聖賢地位也。

劉公恕自訟平生有二十失。佻易卞急。遇事輒發。狷介酬直。忿不思難。泥古非今。不達時變。疑滯少斷。勞而無功。高自標置。擬倫勝己。疾惡太甚。不卹怨怒。事上方簡。御下苛察。直語自信。不遠嫌疑。執守小節。堅確不移。求備于人。不卹咎怨。多言不中節。高談無畔岸。臧否品藻。不掩人過惡。立事違衆。好更革應事。不揣己度德。過望無紀。交淺而言深。戲謔不知止。任性不避禍。論議多譏刺。臨事無機械。行己無規矩。人不忤己而隨衆毀譽。事多禍患而憂虞太過。以君子行義責望小人。非惟二十失。又有十八蔽。言大而智小。好謀而闇。論劇談而不辨。慎密而漏言。尚風義而齷齪。樂善而不能行。與人和而好異議。不長強禦而無勇。不貪權利而好躁。儉嗇而徒費。欲速而遲鈍。闇識而強料事。非法家而深刻。樂放縱而拘小禮。易樂而多憂。畏動而惡靜。多思而處事乖忤。多疑而數爲人所欺。事往未嘗不悔。它日復然。自咎自笑。亦不自知其所以然也。

葉水心曰。讀書不知接統緒。雖多無益也。爲文不能關教事。雖工無益也。篤行不合于大義。雖高無益也。

立志不存于憂世。雖仁無益也。

豫章羅氏曰。君明君之福。臣忠臣之福。君明臣忠。則朝廷治。得不謂之福乎。父慈父之福。子孝子之福。父慈子孝。則家道隆盛。得不謂之福乎。俗人以富貴爲福。陋哉。

五峯胡氏曰。智不相近。雖聽言而不入。信不相及。雖納忠而不愛。故君子必謹其所以言。則不招誹謗取怨辱矣。

朱子曰。天地有自然之理。凡陽必剛。剛必明。明則易知。凡陰必柔。柔必暗。暗則難測。故聖人作易。以陽爲君子。以陰爲小人。其所以通幽明之故。類萬物之情。雖百世不能易也。予嘗推易說以觀天下之人。凡光明正大。疎暢洞達。如青天白日。如高山大川。如雷霆之爲威。而雨露之爲澤。如龍虎之爲猛。而麟鳳之爲祥。磊磊落落。無纖芥可疑者。必君子也。若依阿洪涊。回互隱伏。糾結如蛇蚓。瑣細如蟣虱。如鬼蜮。如狐蟲。閃倏狡獪。不可方物者。必小人也。彼小人雖曰難知。亦烏得而逃哉。

東萊呂氏曰。君子所信者。此心也。若顧後世之毀譽。是有待於外也。

西山眞氏曰。水不能不遇風。長川巨浸。泓澄無底。雖大風不能使之濁。心不能不應物。欲盡理明。表裏瑩徹。雖酬酢萬變。不能使之昏。無風則清。有風則濁者。塵滓之伏於下也。靜之則明。動之則昏者。利欲之藏於中也。

有理義以養其心。則雖老而神明不衰。苟爲不然。則昏於豢養。敗於戕賊。未老而志衰矣。勵志之士。可不

戒諸。

高子遵生八牋。涉世淺。點染亦淺。歷事深。機械亦深。故君子與其練達。不若樸魯。與其曲謹。不若疎狂。

君子之心事。天青日白。不可使人不知。君子之才華。玉韞珠藏。不可使人易知。

勢利紛華。不近者爲潔。近之而不染之爲尤潔。智械機巧。不知者爲高。知之而不用者爲尤高。

讀書不見聖賢。爲鉛槧傭。居官不愛子民。爲衣冠盜。講學不尙躬行。爲口頭禪。立業不思種德。爲眼前花。

居逆境中。周身皆鍼砭藥石。砥節礪行而不覺。處順境內。滿前盡兵刃戈矛。銷膏靡骨而不知。

人心一眞。使霜可飛。城可隕。金石可貫。若爲妄之人。形骸徒具。眞宰已亡。對人則面目可憎。獨居則形影自媿。

心體使是天體。一念之喜。景星慶雲。一念之怒。震雷暴雨。一念之慈。和風甘露。一念之嚴。烈日秋霜。何者少得。只要隨起隨滅。廓然無礙。便與太虛同體。

疾風怒雨。禽鳥戚戚。霽日光風。草木欣欣。可見天地不可一日無和氣。人心不可一日無喜神。

晴空朗月。何天不可翱翔。而飛蛾獨投夜燭。清泉綠卉。何物不可飲啄。而鴟梟偏嗜腐鼠。噫。世之不爲飛蛾鴟鴞者。幾何哉。

除忿怒箴。塵生使掃。莫論是否。百年偶聚。何苦煩惱。太虛之內。無物不有。萬事從寬。其福自厚。

斷嗜慾箴。染性觸物黏於飴膠。婬愛賊人。毒於戈矛。片時意適。永劫靈消。一絲未斷。塵網難超。

戒多言箴。不扣自鳴。鐘鼓爲妖。寧口之羞。斯氣之浮。恂恂吶吶。立誠寡尤。如瓶是守。括囊无咎。

澄意想箴。夜結於夢。晝馳於想。起滅萬端。盡歸虛妄。要拔前根。須除後障。一劍當空。羣魔消喪。

郁離子劉基曰。天下有非望之福。亦有非望之禍。小人不知禍福之相倚伏也。則僥倖以爲嘗。是故失意之事。恆生於其所得意。惟其見利而不見害。知存而不知亡也。

方正學曰。爲子孫者。欲其慤。不欲其浮。欲其循循然。不欲額額焉。循循者善之徒。額額者惡之符。

非義之利。腊毒可喜之事。藏悔易悅之人。難近萬全之舉多怨。君子知其然。功苟可成。不沮於怨也。人果不可近。不受其悅也。事之適意。必思其艱。利之可取。先慮其患。故名立而身完也。

薛敬軒曰。怒至於過。喜至於流。思索太勞而不節。皆暴其氣之事。

不可乘喜而多言。不可乘快而易事。

多言最使人心志蕩流。而氣亦損。少言不惟養得德深。又養得氣充。寤寐亦安。

愼言語。養德之大節。飲食。養生之大。

促迫褊窄。淺率浮躁。非有德之氣象。只觀其氣象。便知涵養之淺深。

人有才而露。只是淺。深則不露。方爲一事。卽欲人知。淺之尤者。凝重之人。德在此。福亦在此。心定氣平而身體之安和舒泰不待言。

輕言輕動之人。不可與深計。易喜易怒者亦然。故聞事不喜不驚者。可以當大事。

疾惡之心固不可無然當寬心緩思可去與否審度時宜而處之斯無悔切不可聞惡遽怒先自煩擾使即能去惡己亦病矣況傷於急暴而有過中失宜之弊乎經曰勿忿疾于頑孔子曰膚受之愬不行皆當深味

氣直是難養予克治用力久矣而忽有暴發者可不勉哉二十年治一怒字尚未消磨得盡以此知克己最難

陳白沙忍字贊七情之發惟怒爲遽衆逆之加惟忍爲是絕情實難處逆非易嘗怒火炎以忍水制忍之又忍愈忍愈勵過一百忍爲張公藝不亂大謀其乃有濟如其不忍傾敗立至

又曰學者先須理會氣象氣象好時百事自當此語最可玩味言語動靜便是理會氣象地頭變急爲緩變激烈爲和平則有大功亦遠禍之道也非但氣象好而已

心地要寬平識見要超卓規模要闊遠踐履要篤實能此四者可以言學矣

情不可過會不可數抑情以止慢疎會以增敬終身守此然後故舊可保

王陽明曰樹木者必培其根種德者必養其心欲樹之長必於始生時刪其繁枝欲德之盛必於始學時去夫外好昔人有言何以止謗曰無辨故有其事不可辨也無其事不必辨也無其事而辨之是自謗也有其事而辨之是增己之惡則甚人之怒也

黃泰泉曰宋人有言銷僞去驕矯輕警惰惰則散緩閒適自以爲賢其志也昏輕則便儇狡厲自以爲美

其動也躁。驕則狠傲倨慢。自以爲剛。其氣也悖。僞則機械變詐。自以爲智。其心也欺。是四病也。忠信所以銷僞。威重所以矯輕。孝弟所以去驕。學習所以警惰。警其惰。則惺惺如也。去其驕。則雍雍如也。矯其輕。則肅肅如也。銷其僞。則愷愷如也。夜氣清明。顧諟明命。則四病除矣。

陳幾亭龍正曰。立言有六禁。不本至誠。勿言。無益於世。勿言。損益相兼。勿言。後有流弊。勿言。往哲已言。勿襲言。非吾力所及。勿輕言。

我與天下後世之感通。猶兩人相覿。我愛彼。彼亦愛我。我惟見有身。天下亦烏知有我。鄉人之所以與草木同腐也。我孜孜爲後世計。後世孰能忘之。聖賢所以長生於人心也。

張陽和元忭曰。以禍福得喪付之天。以贊毀予奪付之人。以修身立德責之己。此是至簡至易之學。

吳素衣桂森曰。舊說月到梧桐上。風來楊柳邊。大丈夫不可無此襟懷。海闊從魚躍。天空任鳥飛。大丈夫不可無此度量。振衣千仞崗。濯足萬里流。大丈夫不可無此氣概。珠藏川自媚。玉韞山含輝。大丈夫不可無此蘊藉。頗愛其語。因續之曰。元酒味方淡。太音聲正希。大丈夫不可無此見解。日月籠中鳥。乾坤水上漚。大丈夫不可無此達觀。秋月揚明輝。冬嶺秀孤松。大丈夫不可無此風味。兩儀常在手。萬化不關心。大丈夫不可無此作用。

高景逸曰。無事故靜坐。靜坐原無事。若欲起別法。即是名多事。有事故應事。應了原無事。若起厭事心。如何了得事。

于景素孔兼訓子曰士君子能於羣議衆詆時立得脚定纔見堅貞能於尊官厚祿時回得頭早纔見知幾能於主少國疑時看得命輕纔見節概能於從容談笑時解得急難纔見才識能於淡泊冷寂時無歆想心纔見志趣能於風雷震撼時無驚恐心纔見器度

夏正夫曰君子有三惜此生不學一也此日閒過二也此身一敗三也

陳緱山銘羣居愼口獨坐防心

劉念臺曰訐似直佞似忠諂似恭曲似愼刻似公巧似智又曰薛河東二十年治一怒字不去嘗見得治不去便是他過人處

學山曰飲食有節脾土不洩調息寡言肺金自全動靜以敬心火自定寵辱不驚肝木以寧恬然無欲腎水自足

雜志戒酒後語忌食時嗔忍難忍事順不明人

寧耐是處境第一法安詳是應事第一法退讓是保身第一法涵容是待人第一法若將富貴貧賤死生置之度外是養心第一法

流水之聲可以養耳青禾綠草可以養目觀書繹理可以養心彈琴學字可以養指逍遙杖履可以養足靜坐調息可以養筋骸

右迂言百則一卷。國朝新甯陳遇夫炎甫撰。按先正格言。重規疊矩。如箴銘。如著蔡。如藥石。如弦韋。釐然具有淵源。原可互相印證。是書亦隨手掇拾。而要言不煩。所謂爲人若此。庶乎近焉者。讀者幸勿疑其太簡詆以挂一漏萬也。自序一首。末謂惠迪吉。積善慶。古聖有言矣。果迂乎哉。不迂也。殆爲中人以下言之者。心良苦矣。夫報應之說。原本古經。而通儒屑屑言之。則已陋。況未盡可憑耶。新甯縣志稱先生撰正學續一書。不韙宋人道喪千載之說。搜採自漢迄唐二十七人。據本傳而加論斷。明白醇正。足以破專固之見。亦儒林中要書也。又稱究心宋學。踐履端方。不愧醇儒。又稱生平潔身砥行。敦崇禮節。捍患濟窮。則亦彊爲善而已。而必墮於前因後果之渺茫哉。若爲流俗人說法。則正自不得不然。昔司馬溫公自署迂叟。晁明遠之景迂。蓋又景司馬。倪元鎮亦自署倪迂。三君子匪迂儒。而是書亦匪迂言也。心良苦矣。道光戊申秋盡日後學伍崇曜謹跋。

簡通錄

馬輝述

本館據畿輔叢書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自序

古人之學。自修身齊家。以至處事接物。莫不講而習之。企於明善以復其初。迨三代而下。以詞章爲工。而實學之功疎焉。閒有自好之士。著書立說。闡發理道。或條目煩多。使人不勝束縛之苦。抑或執古不化。令人反爲藉口之端。其有裨於風俗人心幾何哉。辛卯歲。余在皖江。讀陳榕門先生訓俗遺規。乃其梟吳時。憂訟獄繁多。彙往哲之格言。啓迪顓蒙。以冀上追刑措之治。誠意美而法良矣。繙閱久之。心領神會。見其實有關於修身齊家處事接物之道。因擇其尤切於身心日用者。錄爲一編。於其含意未申者。發明之。時勢異宜者。圓融之。遂覺簡而易從。通而易行矣。藏之篋笥。本爲教家之用。同志見之。每勸刊刻。以公於世。因不揣固陋。付之梓人。誠使人皆信好。身體而力行之。未必無補於風俗。幸勿視爲淺近而忽之也。乾隆丙申八月中山馬煇德章氏序

簡通錄卷一

清　定州馬　煇述

袁氏世範先生名采字君載宋時衢州人官至監登聞檢院

人言居家之道莫善於忍然知忍而不知處忍之道其失尤多蓋忍或有藏蓄之意人之犯我藏蓄而不發不過一再而已積之既多其發也如洪流之決不可遏矣不若隨而解之曰此其不思耳曰此其無知耳曰此其失慮耳曰此其所見者小耳曰此其利害寧幾何不使入於吾心雖日犯我者十數亦不至形於言色然後見忍之功效甚大此所謂善處忍者

愚嘗言睦家之道不論理卽忍之謂也如吾十分有理人有越理者吾不能忍持理與之爭論人方昧理必不服理彼此爭論勢必動氣而生嫌隙嫌隙既成迨氣平事過或因旁人議論或由自己省悟明知前日無理亦不肯認者有矣惟忍而不較不惟嫌隙不生倘昧理者一朝明理方且服吾包容之量自知愧悔斯不難認錯彼此可以釋然但處之不善一味藏蓄貌合情疎已非骨肉所宜況積之既多更有決裂之患乎如此寬懷以自解則忍斯無弊矣然此特爲家中平等及略疎遠者言之若係尊輩則不可存是念只當安然順受盡孝盡弟積誠以感之或相機以諫之至切近子姪便當委曲開導諄懇訓誨若爲家長者修身以端其本凡處家之道無不公平正直以爲法則而又將此忍字申明善處之方凡一切盡倫盡制家法家規悉爲講明令人人遵守如有不率當訓飭者亦爲訓飭當箠楚者亦

爲箠楚。但不可惟求太過耳。並非只一忍字。遂含糊了事也。

凡人之家。有子弟及婦女。好傳遞言語。則雖聖賢同居。亦不能不爭。且人之作事。不能皆是。不能皆合他人之意。寧免其背後評議。肯後之言。人不傳遞。則彼不聞知。寧有忿爭。惟此言彼聞。則積成怨恨。況兩遞其言。又從而增益之。兩家之怨。至於牢不可解。惟高明之人。有言不聽。則此輩自不能離間其所親。

愚謂家中傳遞言語。子弟婦女固有之。婢女僕隸尤甚。輕信傳遞言語。男人固有之。婦人女子尤甚。蓋子弟婦女。俱本家骨肉。卽無知傳遞言語。大概出於無心。未必意及結怨。婢女僕隸。與一家本無情誼相關。而人旣下賤。心多輕薄。或因主人與此人。微有不合。卽借以爲獻勤之具。或因自己受此人偶爾挫折。並借以爲洩忿之端。始而增益其詞。繼且無中生有。主人不察。聽之有味。誘之使言。以爲忠我愛我。此技一售。遂日以般弄是非爲事。不使一家盡成讐仇不止。然在丈夫尙有明於義理而不信者。若婦人女子。識見淺近。往往爲其所惑。居家明於此理。如有子弟婦女傳遞言語。不惟不聽而已。且以正言教之曰。爾卽所言俱眞。亦當隱諱調停。成全一家和氣。方爲好子弟賢婦女。奈何聳吾之聽。離間骨肉乎。子弟婦女自然欽服變化。至於婢女僕隸。輕則叱咄。重則打罵。彼將有所忌憚而不敢發。如此、則忿爭潛爲消滅。而言者知之。亦必愧感矣。若背地竊聽人言、囑令子弟婢僕探聽人言者、尤屬無良之極。家中有此。實爲禍根。更不可不知所警戒。

壽昌胡倅彥特之家。子弟不得自打僕隸。婦女不得自打婢妾。有過則告之家長。家長爲之行遣。婦女擅

打婢妾。則撻子弟。此賢者之家法也。

愚謂不獨見家法。亦以養德性。子弟婦女。少更世事。不體下情。只知伺候適意爲快。稍不如意。無論事之輕重是非。遽行打罵。以至彼亦人子。日遭殘虐而無告。如此立法。一則不能驕縱任意。再則辨別是非輕重。並可以戢其暴戾之氣。而長其愛人之仁。

楊椒山遺囑（公名繼盛。字仲芳。直隸容城人。嘉靖進士。官兵部員外郎。諡忠愍。）

你兩箇是同胞兄弟。當和好到老。不可各積私財。致起爭端。不可因言語差錯。小事差池。便面紅面赤。應箕性暴些。應尾自幼曉得他性兒的。看我面皮。若有些衝撞。擔待他罷。應箕敬你哥哥。要十分小心。合敬我一般的。纔是。若你哥計較你些兒。你便自家跪拜。與他陪禮。他若十分惱不解。你便央及你哥相好的朋友勸他。不可因他惱了。你就不讓他。

愚謂兄弟有私財。即有私心。諸事不和。皆由此起。不積私財。其本已清。如微有不和。固兄弟均有責望。畢竟以弟敬兄爲主。故一則委婉以出之。一則嚴厲詳懇以道之。凡爲弟者。甚勿悞聽世俗兄弟齊肩之說。自陷於不孝不悌也。

應尾媳婦、是儒家女。應箕媳婦、是宦家女。此最難處。應尾要教導你媳婦、愛弟妻如親妹。不可因他是宦人家女。便氣不過。生猜忌之心。應箕要教導你媳婦、敬嫂嫂如親姊。衣服首飾。休穿戴十分好的。你嫂嫂見了。口雖不言。心裏便有幾分不耐煩。嫌隙自此生矣。四季衣服。每遇出入。妯娌兩箇是一樣的。兄弟

兩箇也是一樣的。每喫飯。你兩箇同你母一處喫。兩箇媳婦一處喫。不可各人合各人媳婦。自己房裏喫。久則就生惡了。

愚謂貴賤相形。莫過妯娌。而穿戴尤甚。如妯娌之間。篤於愛敬。賤者猜忌不生。貴者斂抑爲念。雍雍禮義之風。溢於閨闥。由此推之。衣服首飾以爲公共之物。亦無難矣。若子婦之與寡母。子婦各自屋裏喫飯。母親自己喫飯。冷落寂寞。何堪下咽。豈但久則生惡而已。

居家之要。第一要內外界限嚴謹。女子十歲以上。不可使出中門。男子十歲以上。不可使入中門。外面婦人雖至親。不可使其常來行走。恐說談是非。致一家不和。又防其爲奸盜之媒也。

愚謂女子十歲以上。斷不可出中門。男子十歲以上。不入中門。當就親族及隣里言之。若自己子弟。則不在此例。但十歲已就外傅。當居宿於外。有事可入中門。無故亦不可在內。頻頻來往。男僕呼喚則入。稟命則入。稟命時亦當令人通知。不可私自潛入。然中門之內。雖士大夫之家。亦有父子兄弟叔姪同居一院者。男女禮節。尤不可不謹。如父母年邁。凡一應婦女。俱當依晨省昏定進食進藥之禮。不必有所避忌。如父母尚在壯年。婦適舅所。當在堂屋大衆之地。如舅在室。有故當見。必姑在室。或衆人姊妹在室。不可私自獨見。若母死父續。或父所置妾。與己俱係少壯。年紀相同。雖有繼母庶母名分之尊。然尊莫尊於舅之與婦。論以男女之義。對勘言之。大概相似。壯舅與婦。尚當別嫌明微。此卽當遵斯例。不得私自獨見。至姑嬸嫂及姊妹。雖或係尊屬。或係骨肉手足。若俱少壯。年紀相同。亦當遵斯例。不得私

自獨見。相見之時。男女俱當恭敬。不得側坐睡臥。戲笑歡呼。若伯與弟婦。叔伯與姪媳。則不相見矣。禮。男女七歲不共食。喫飯時凡男與男同處。女與女同處。中門之內。具有藹然之恩。秩然之義。而庭幃肅雍矣。女人最好談論是非。至親尙當防閑。族隣尤甚。若外來姑婆。更爲奸盜之媒。可不戒哉。

與人相處之道。第一要謙下誠實。同幹事。則勿避勞苦。同飮食。則勿貪甘美。同行走。則勿擇好路。同睡寢。則勿占牀蓆。寧讓人。勿使人讓我。寧容人。勿使人容我。寧喫人虧。勿使人喫我虧。寧受人氣。勿使人受我氣。人有恩於我。則終身不忘。人有怨於我。則卽時丟去。見人之善。則對人稱揚不已。聞人之過。則絕口不對人言。有人向你說某人感你之恩。則云他有恩於我。我無恩於他。則感恩者聞之。其感益深。有人向你說某人惱你謗你。則云他與我平日最相好。豈有惱我謗我之理。則惱我謗我者聞之。其怨卽解。人之勝似你。則敬重之。不可有傲忌之心。人之不如你。則謙待之。不可有輕賤之意。又與人相交。久而益密。則行之邦家。可無怨矣。

愚謂先生剛正之氣。直凌霄漢。眞有俯視一切之概。而處世接物。則謙卑遜順。委曲彌縫。惟恐得罪於人。事若相反。不知數條俱是克己工夫。己私旣克。則無慾而剛。自是一串事。至於利行無怨。因功獲效。固有不期然而然者矣。

你姊是你同胞的人。他日後若富貴。便罷。若是窮。你兩箇要老實供給照顧他。你娘要與他東西。你兩箇休要違阻。若是有些違阻。不惟失兄弟之情。且使你娘生氣。不友又不孝。記之記之。

愚謂母家兄弟。多視姊妹爲外人。而在父母視之。則皆子也。姊妹貧窮。不惟自己不能照顧。父母有所與。有當面違阻者。有背地怨言者。兒子猶可。媳婦特甚。爲媳婦者亦爲人女。倘遇貧窮。不能不望母家周濟。如兄弟有所阻滯。能甘心否。何不將心比心。助丈夫爲孝友之人。並爲自己貧窮之地。

顧亭林日知錄。先生名炎武。字寧人。崑山人。

張公藝九世同居。高宗問之。書忍字百餘以進。其意美矣。而未盡善也。居家御衆。當令紀綱法度。截然有章。乃可行之永久。若使姑婦勃谿。奴僕放縱。而爲家長者。僅含默隱忍而已。此不可一朝居。而況九世乎。善乎浦江鄭氏對太祖之言曰。臣同居無他。惟不聽婦人言耳。此格論也。雖百世可也。

愚謂公藝九世同居。以得力在忍。故書忍字百餘以進。當必有所以處忍之道。復有紀綱法度。行乎其間。使男子不得妄聽婦言。婦人不敢離間骨肉。只以大君之前。未便瑣屑。故總其得力之大端爲言耳。若僅含默隱忍。一朝尙不可居。何能竟至九世。卽浦江鄭氏十世同居。立有家規。共一百六十八條。並非只不聽婦言一節。遂別無事事。今之居家者。當就二條參觀而善效之。惟在婦人。則當常念鄭氏之說。時時警省。家長之教化愈易行矣。

陸桴亭思辨錄。先生名世儀。字通威。太倉人。

范文正公。每日必念自己一日所行之事。與所食之食。能相準否。相準、則欣然。否則不樂。終日必求補過。此可爲吾人飲食之法。

愚謂無論賤役農工及各色人等只言食之不豐不念事之有缺即在士大夫亦冀俸祿之厚鮮思官守之曠此所以官譏素餐人多冗食也范文正公爲宋名臣第一功業所垂雖血食萬代亦不爲過而乃舉食與事兢兢對勘惟恐虛糜今之飽食終日者能不汗顏耶

張楊園訓子語 先生名履祥號考甫浙江桐鄉人

子弟七八歲無論敏鈍俱宜就塾讀書使粗知義理至十五六歲然後觀其質之所近與其志向爲農爲士始分其業則自幼不習游閒入於非慝易以爲善

愚謂此就尋常農家子言之若士大夫之家幼時自無不讀書至言十五六歲觀其質志分業未免太早蓋人至十五六歲心思方開從此加功正足變化氣質且此時志尙未定若但順其志向恐少年無知以讀書爲苦思欲改圖者多至二十以後分業可也然爲士之外亦須因其時地各就一業不必拘拘於農

有子不教不獨在己薄其後嗣兼使他人之女配非其人終身受苦有女失教不特自貽他日之憂亦使他人之子娶非其偶累及家門

愚謂世人聘女務求淑女擇婿必期佳婿而自己子女却溺愛驕縱至於不佳不淑而莫知造至害己以害人始悔前日之失教晚矣爲父母者不可不將此意時時提撕多方教導爲子女者亦當謹遵訓誨各自勉勵子爲吉士女爲恭人將來琴瑟調和克昌厥後父母與有光榮矣

兄弟手足之義。人人所聞。其實未嘗深體力求。盡思手足二體。持必均持。行必均行。適必皆適。痛必皆痛。偏廢必弗寧。駢枝必兩礙。是以爲分形連氣也。方其幼時。無不相好。及其長也。漸至乖離。古人謂孝衰於妻子。孝衰悌因以俱衰。人能長保幼時之心。勿令外人得以傷吾肢體。庶可永好矣。世人嘗言。一人不能獨好。意將歸惡兄弟也。卽此一言。不好情形盡見。果然一人獨好。同父母之人。豈有不好之理乎。

愚謂手足一體。痛癢攸關。固不可因妻子之私。失其天良。傷吾肢體。卽論以後起之利益。手足並有相幫相助之義。去手則不能持。去足則不能行。常見兄弟情誼乖離。各居分爨。農家不能自爲耕穫。必至僱覓工人。商賈不能自爲營運。必至朋合夥計。士大夫之家。或讀書。或作官。一身不能兼顧他務。必至延請親友。倚任家人。是何異自剪其手足。至不能持不能行。乃割他人之手足。強合吾股肱之上。持行自不能得力。姑無論好兄弟。卽屬惡劣。猶人患癱瘓病症。手足雖卷舒。不能自如。究竟愈於他人強合之手足。且人之患癱瘓者。甚至手足不能動履。猶百方調治。冀復其初。從未有恨而去之者。何以與天性之手足。竟忍心去之。亦不思之甚矣。至於一人不能獨好之說。可以處外人。不可以處兄弟。蓋處外人。己果好。人實不好。可以遠之。若至親兄弟。可近不可遠。在己有不好。自己不知。無論矣。卽再三自反。在己眞好。彼之不好。我不能化也。是我的好有未盡處。從來如象。可謂十分不好。卒被大舜感動。世之歸惡兄弟者。何不卽大舜與象觀之。

古者父母在。不有私財。蓋私財有無。所繫孝弟之道不小。無則不欺於親。不欺於兄弟。大段已是和順。若

是好貨財。私妻子。便將不順父母。而況兄弟。不孝每從此始。

愚謂有私財必好貨財。好貨財必私妻子。至私妻子將遂無所不至。此卽爲不孝不悌之尤。寧僅不順父母已哉。嘗見有私財欺瞞父母兄弟者。良心尙未喪盡。更有藐視父母兄弟。喫公中飯。幹自己事。明目張膽。竭力經營。家中事務。多所推卸。偶爾著手。卽便侵蝕。日積月累。雖擁厚資。父母兄弟身上不用一文。坐視父母兄弟乏手而不顧。不惟骨肉痛心。抑且道路切齒。爲父母者當爲豫教。禁子弟不得有私財。並申明私財之弊。爲兄弟者當念父母生我。俱是光身一人。何物爲我所有。卽我身亦是父母之物。我生之後。仰賴父母衣食。以有今日。敢自私乎。兄弟同心協力。共勤家事。不但庭幃和順。孝悌可全。卽日月亦漸見豐盛。必不至有乏財之患。若遇父母不明。不知私財爲居家禍端。陰以財私厚一子。子能婉言不受。尤足以服兄弟而悅父母。然非篤於孝友者不能。父母亦不可不去私心而存公道。

魏環溪庸言（公名象樞。蔚州人。順治丙戌進士。仕至刑部尙書。謚敏果。）

人心一念之邪。而鬼在其中焉。因而欺侮之。播弄之。晝見於形象。夜見於夢魂。必釀其禍而後已。故邪心卽是鬼。鬼與鬼相應。又何怪乎。人心一念之正。而神在其中焉。因而鑒察之。呵護之。上至於父母。下至於子孫。必致其福而後已。故正心卽是神。神與神相親。又何疑乎。

愚謂人之敢於爲惡者。或以鬼神不見不聞。爲善未必獲福。爲不善未必得禍。或以鬼神在廟在寺。祭享可以邀福。不祭享難得免禍。不知鬼神卽在人心。心之念頭初動。不能有正而無邪。覺得此念爲邪。

卽是鬼。卽是禍我者。便戰慄驚懼。務驅除之。覺得此念爲正。卽是神。卽是福我者。便恭敬尊奉。務保守之。久將有神無鬼。念頭一歸於正。此心成好心。此人成好人。因而福降禍消。不信鬼神肆無忌憚之小人無論矣。不猶愈於許愿燒香萬萬哉。

世人都看戲場。何曾看得一箇好人好在何處。我當學他。看得一箇不好人。不好在何處。我不當學他。更可憐者。終日笑花臉。自己常戴花臉。而不一回顧也。可奈何。

愚謂今人只是把自己擱到一邊看戲。若把自己擱到戲裏看。自然願學好人。不願學不好人。如有敗德之處。方自對花臉毛骨俱慄。何暇更笑他人。誠能如此看戲。世事盡是戲場。隨事把自己擱到裏頭看。用不了的法戒。何患不做好人。

世間第一種可敬人。忠臣孝子。世間第一種可憐人。寡婦孤兒。

愚謂忠臣孝子。知其可敬。並非空空一敬。須當矢其效法之心。寡婦孤兒。知其可憐。亦非空空一憐。須當盡其周恤之義。然周恤寡婦孤兒。倫類不同。分際亦異。禮寡婦之子。非有見焉。弗與爲友。所以別嫌疑也。隣里及遠親族。只可外事幫助。非至窮餓。不必有所饋送。至親饋送存問。嘗數於衆親。而形迹不妨疎略。若嫡親一家同居。則奉養逾於衆人。誠懇教訓其子。務使成立各爨。有餘則照料其家事。不足則供給其衣食。至母家兄弟。男家有倚。請喚饋送。過於平時。男家無倚。接來常住爲妙。地方官凡有差役。俱爲豁免。旌表節孝。苟於例符。卽便舉行。爲上司者不可過爲駁詰。致胥吏緣以爲奸。若夫傾害忠

臣孝子欺淩寡婦孤兒能不萬世詈罵乎

湯潛菴語錄（先生名斌河南睢州人順治己丑進士從祀賢良仕至工部尚書謚文正）

課子溥等讀書嘗至夜分不輟曰吾非望汝蚤貴少年兒宜使苦苦則志定將來不失足也

愚謂父母溺愛不肯使兒子喫苦不知逸則淫心生勢必流於匪僻愛之適以害之恐將來失足課子苦志讀書父母之心亦苦矣究之蚤貴亦未嘗不由此然亦不可過苦使有傷於血氣

先生撫吳時問吳中上方山神最靈祭賽最盛起於何時門人范景對曰相傳是南宋時傳流至今靈異之說皆出鄉里傳說耳先生曰鬼神福善禍淫治幽贊化若來祭享者方免其禍不來祭享者卽降以災直與世間貪官行事一般定是邪鬼決非正神吾只是不信

愚謂人能爲善又去祭享與聖人神道設教之義尚屬無礙若素行不善只靠祭享免禍恐鬼神卽與貪官行事一般亦有爲顧不來的時節可奈何

人骨肉中有一慳吝至極人我寧過於仁慈有一險詐至極人我寧過於坦率有一疎略至極人我寧過於周密有一煩瑣至極人我寧過於簡易有一貪淫至極人我寧過於廉正有一放肆至極人我寧過於謹愼有一浮躁輕薄至極人我寧過於謙厚正須矯枉過正乃爲得中如此方能全身遠禍並可解此人於厄

愚謂此較忍字爲加一倍法忍字不過能容此則因病下藥盛德感人稍有人心自必相觀而化寧僅

彼此免於禍厄耶。

人幼時不可令衣絲縞。常食肥甘。蓋幼年衣食所費無幾。父母最易驕養。其子到後長大。其費不給。服粗茹淡。遂覺難堪。至養蒙當教澹泊。又不待論。人平日食用。不可求精。臥處不可求安。蓋平常無事。尙是易爲。若當疾病患難。稍不如意。倍增苦惱。至學問無求安飽。又不待論。

愚謂凡事皆留下後來地步。便可無入而不自得。況如此存心。天必佑之。將見衣食常裕。逸樂永享。世之縱情肆慾者。及至時勢艱難。始恨從前之過分晚矣。

我不識何等爲君子。但看日間每事肯喫虧的。便是。我不識何等爲小人。但看日間每事好便宜的。便是。

愚謂知此可以得交人共事之準。吾雖不好便宜。日與君子處。公正相摩。終久得了無限的便宜。吾雖肯喫虧。日與小人處。谿壑難滿。終久有喫不了的大虧。可不擇之於早哉。

人好氣爭勝者。於不平之事。遇勝己者。則曰。勢地不如我。是我大量容他。今彼可以淩我。而讓之。是畏懦也。如何不爭。遇平輩。則曰。汝與我一樣人。而顧欲加我乎。如何不爭。及遇不如己者。則曰。汝事事不如我。乃敢欺我。況他人乎。如何不爭。然則終身皆與人動氣之日。了無退讓休閒矣。此皆女子小人見識。故凡拂逆之來。先以情理平論。情理在我。又退一步。則自然相安。士君子最不可有女子小人見識在胸也。

愚謂女子小人所見者小。只在勢地上計較。故氣不能平。爭不能息。如全以情理計較。我果有理。無論勢地高下。讓人一步。俱爲盛德之事。況我未必盡有理。正當反己自責。更不可與人爭。

世風日薄。施恩固難其人。卽報恩之人。不可得矣。豈惟報恩難得。卽求一感恩之人。不可得。更求一知恩之人亦不可得。此世所以愈無施恩之人。然施恩者須算定知恩無人。只認是自己應做事。向前做去。方不退息善念。

愚謂施恩不望人知。方爲眞善念。眞恩惠。眞應做的事。但施恩之際。亦須分明鄭重。如人實有受恩之地。吾量力施之。彼縱不知恩。猶爲應做之事。若人無受恩之地。吾一味以施恩爲應做之事。率意濫施。勢必及於匪人。恩多反成怨矣。亦不可不戒。

人處財。一分定要十釐。便是刻。與人一事一語。定要相報。便是刻。治罪應十杖。定一杖不饒。便是刻。處親屬道理上定要論曲直。便是刻。刻者、不留有餘之謂。過此則惡矣。或問親屬如何不論曲直。曰、若必論曲直。便與路人等耳。

愚謂人惟以此數事爲當然。故處世多招怨。居家多忿爭。若知此卽爲刻。事事留其有餘。在已常處於厚。遂無往不可行矣。

史搢臣願體集（先生名典。江南揚州人。）

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縱到極盡處。只是合當如此。著不得一毫感激居功念頭。如施者視爲德。受者視爲恩。便是路人。便成市道矣。

愚謂無所爲而盡道。方見天性眞摯。與路人市道迥異。且消却多少怨望計較。

事親者雖菽水當盡承歡若到子欲養而親不在即椎牛以祭不如雞豚之逮親存也

愚謂人子能常念此奉養之道自然能盡

少年子弟不可令其浮閒無業必察其資性才力無論士農工賈授一業與之習非必要得利也拘束身心演習事務諳練人情長進學識便是大利益若任其閒游飯食終日必流入花酒呼盧喝狼之中諸般歹事俱做出來凡縱容子弟浮閒慣了是送上了貧窮道路雖遺金十萬有何益哉

愚謂人家子弟之壞皆由少年時縱容浮閒所致蓋少年血氣未定既無正業必入邪路弗念物力艱難但知縱情肆欲化消祖業自不待言迨至貧窮之後在己一無知能親朋交相憎惡豈不束手待斃若各習一業督令成就不但人歸正道而已幸有祖業可憑不難承先裕後即無祖業可倚行見白手成家語云不願金玉富但願子孫賢意在斯乎

父母教子當於稍有知識時見生動之物即昆蟲草木必教勿傷以養其仁尊長親朋必教恭敬以養其禮然諾不爽言笑不苟以養其信稍有不合即正言厲色以諭之不必暴戾鞭撲以傷其恩

愚謂父母與子多因子尚幼小忽其教誨不知幼小時最爲緊要從此留心隨時訓諭小子天眞未漓不待鞭撲自然易從久則習與性成矣

毋以小嫌疎至戚毋以新怨忘舊親

愚謂至戚舊親彼此皆存此念自不至有傷厚道

親族隣里。居址甚近。凡牲畜之侵害。僮僕之爭鬬。言語之相角。行事之錯悞。勢不能盡免。惟在以心體心。彼此相容。但求反己。不可責人。若不忍小忿。遂生嗔怒。必致仇怨相尋。終無了時矣。

愚謂處世之道。俱宜如此。而族隣尤要。族隣一有嫌隙。即不至仇怨相尋不了。朝夕出門相見。何以爲情。語云。寧惱遠親。不惱近隣。甚言隣之不可不睦也。

親三黨。睦九族。交朋友。和隣里。人生闕一不可。然睦族更宜講求。從來帝王尚敦天潢之派。況庶人豈可薄視本支。每見今人修寺塑像。蓄養歌妓。賭賽豪華。往往不惜千金。獨宗族面上爭較釐忽。不肯用一文。殊不知一族。我果出人頭地。此祖宗積德所至。更宜培養厚道。以及後人。豈可膜視族中饑寒困苦。如同陌路。常見親支貧富相形。終年而不一聚。即有慶弔大事。在貧者非袖短裙長。即門將無物。幾回欲行欲止。縱使勉強登堂。足將進而趑趄。口將言而囁嚅。甚至逢迎少人。此際即曲意周旋。尚增幾許跼蹐。況以傲慢臨之乎。此骨肉所以日遠日疎也。人當審己量力以周恤之。庶一本之誼全矣。

愚謂人之膜視族人者。直以人自人。我自我耳。不知我與族人。皆祖宗一體所分。合來只是一箇祖宗。祖宗看族人與我。亦只是一箇人。人人將此義往復於中。不以族人視族人。而以祖宗遺體視族人。則情誼關切。自不至厚於他務。而薄於宗親。貧富有無相恤。恩禮備至。水源木本。氣脈流通。祖宗在天之靈。有不愉快者哉。但人貧賤有品極難。倘或不肖。族衆每以爲玷辱祖宗。不惟不相周恤。並且嚴加擯斥。然終不能令人勿呼爲某氏之子孫。其玷辱何有窮極。況在祖宗有此子孫。如病贅瘤。彌覺慘痛。爲

子孫者。能周旋調理。使歸於正。其有功於祖宗尤大。

聞人之善而疑。聞人之惡而信。慣好說人短。不計人長。其人生平。必有惡而無善。

愚謂此等忌刻之人。世俗往往有之。不惟自見其惡。且足以賈禍。

事事順吾意而言者。小人也。急宜遠之。

愚謂人能辨此。則以理爲斷。忠言亦必不逆耳。小人遠。君子親矣。

我有冤苦。他人問及。始陳巔末。若胸中一味不平。逢人絮絮。聽者雖貌爲咨嗟。其實未嘗入耳。言之何益。

愚謂人無關切之意。不惟言不入耳。且惹人厭。嘗見親族每以家務受屈。逢人告訴。如自己果是。旁人也助不了分毫。徒供外人談笑。深家人隱恨。若自己也有不是。當面卽不斥責。背地亦必有後言。言之更屬無謂。

人當厚密時。不可盡以私密事語之。恐一旦失歡。則前言得憑爲口實。至失歡之時。亦不可盡以切實之語加之。恐氣平復好。則前言可愧。

愚謂二者爲世人通病。若弗平心檢點。任情犯此。不但憑爲口實。前言可愧而已。設遇陰險之人。且有身家之患。可不戒哉。

存心說謊、固不可。開口賭咒、亦不可。

愚謂此世俗之人。往往有之。不惟在己不可。倘遇此等人。並當婉言勸諭。

不爲過三字。昧却多少良心。沒奈何三字。抹却多少體面。

愚謂此卽良心昧不過。體面抹不吊。自爲遷就之辭耳。人能從此提醒。立定脚跟。自不至有所移易矣。

進一步想。有此而少彼。缺東而補西。時刻過去不得。退一步想。只喫這碗飯。只穿這件衣。俯仰寬然有餘。

愚謂凡人只知進而不知退。故終身皆是苦日子。若能翻轉念頭。只往退步想。蔬食簞瓢。皆有至樂。況小康之家乎。

門內罕聞嬉笑怒罵。其家範可知。

愚謂嬉笑怒罵。多由於不賢之婦。罕聞此聲。必丈夫刑於寡妻。婦人恪守婦道。而門內肅然矣。

待小人宜寬。防小人宜嚴。

愚謂得罪小人也有害。親近小人也有害。惟寬以待之。嚴以防之。斯無二者之患矣。

年高而無德。極貧而無所顧惜。此兩種人。不可與之較量。

愚謂此兩種人。世俗所謂無賴。當早有以善遇之。如橫逆忽來。亦當以理爲諭。如理不可諭。惟有體孟子又何難焉之說。以遣之而已。

見人作不義事。須勸止之。知而不勸。勸而不力。使人過遂成。亦我之咎也。

愚謂人之相與。所貴者、勸善規過兩端。如見人作不義事。坐視成過。咎固難辭。如有多行不義。又不依人規勸者。不如早爲遠之。以不見爲妙。

縱與人相爭。只可就事論事。不可揭其父母之短。揚其閨門之惡。此禍關殺身。非止有傷長厚已也。

愚謂使人無地自容。遂可無所不至。當盛氣時。切須戒此。

事無大小。以理爲主。然我雖依理而行。恐所遇之人。或愚者不知理。強者不畏理。奸猾者故意不循理。則理又有難行之處。便當審度時勢。從容處之。若小事寧可含忍。倘萬不能忍之大事。則質之親友。鳴之官長。辨白屈直。彼終越理不得。自然輸服。若恃我有理。便悻悻生忿。任意做去。則愚者終不明。強者終不屈。奸猾者必百計求勝。是有理翻成無理矣。

愚謂任意做去。不惟有理成無理。且恐激爲意外之變。

現在之福。積自祖宗者。不可不惜。將來之福。貽於子孫者。不可不培。現在之福。如點燈。隨點隨竭。將來之福。如添油。愈添愈久。

愚謂人常慮油竭燈滅。則不敢不留其有餘。添其不足。世之所謂飽福者。己身必受其厄。安問子孫。

君子能扶人之危。周人之急。固是美事。能不自誇。則善矣。

愚謂不自誇。便見得眞心爲善。並無欲人說好之意。然公道在人。亦自有清議。若嘵嘵不已。既見其有爲而爲。且起人厭薄之思矣。

路徑窄處。須讓一步與人行。滋味濃的。須留三分與人食。

愚謂凡事與人留地步。固是厚道。然辭讓之心。人皆有之。彼此互相禮讓。何得更有爭端。

人之所賴以生者。惟錢財。能於錢財上。寬一分待人。省一分濟人。若能事事留心。久久習慣。雖不見福。而禍自消矣。如一味刻薄。以爲得計。一遇飛災。蕩產傾家。所入不償所出。悔之晚矣。

愚謂一味刻薄之人。則天怒人怨。飛災勢所必至。縱不爲積福起見。亦當爲賈禍寒心。至寬以待人。省以濟人。若斟酌量力。錢財未見妄費。產業自然保守。亦是現在之福。況忠厚之家。厥後必昌。更有無窮之福哉。

貧賤生勤儉。勤儉生富貴。富貴生驕奢。驕奢生淫佚。淫佚復生貧賤。此循環之情理。

愚謂貧賤日以勤儉自勵。自不至終身貧賤。富貴每以驕奢自警。亦可以常保富貴。但願貧賤入於循環之中。富貴出於循環之外。

富貴受貧賤人禮。以爲當然。殊不知幾費設處而來。卽一箠一絲。宜從厚速畜。

愚謂於禮節之中。寓周恤之意。每足深人感佩。若富貴驕人。以受貧賤之禮爲當然。亦何怪其怨聲載道也。

勿以人負我。而隱爲善之心。當其施德。第自行吾心所不忍耳。未嘗責報也。縱遇險徒。只付一笑。

愚謂施德不責報。固爲君子盡其在我之事。然險徒亦不可不遠。若但施德不報。可以一笑消之。無如險徒別有肺腸。不以爲德。反以爲怨。我以眞誠爲彼。彼竟以陰毒中我。正不得謂吾第行吾心之不忍。而弗愼審於其間也。

排難解紛。實行中第一義。能以言語和人骨肉。見人搆鬬間。一語解釋。其福無量。

愚謂以言語之間。和人骨肉。解人搆鬬。所全者在人之身家性命。是何等功德。自然獲福。世之離人骨肉。唆人鬬爭。其禍亦豈有量。

人固不可多事。然親友有義不容辭者。以事重託。理宜委婉力行。至必不能行。我心已盡。而親朋自亦見諒。近見一種自了漢。止知自喫飯自穿衣。若人稍有所託。即沉吟推委。生平未嘗代人挑一擔。解一事。及到自己有事。未必不求人。若人人似我。又當何如。

愚謂自了漢只是知有自己。與親朋毫無關切。看得自己貴重。他人輕賤。只有人用我。我並不用人。有人事在緊急。重以相託。而茲淡然漠然。殊不明言不行。但漫畣漫應之。曰商量罷了。此情尤足深人之恨。若自己有事能得人之力者。未之有也。

隣有喪。不可快飲高歌。至新喪之家。不可劇談大笑。對新喪人。不可褻狎戲謔。凡親友中。或有家庭之變。或有詞訟疾病不測之事。當設身處地。爲之謀慮。不可嘻嘻膜視。幷無關切。恐近似幸災樂禍矣。

愚謂人與親隣。果有痛癢相關之誼。數種弊病。自不待禁而無。即與其人無甚厚密之處。亦當體人之情。自爲斂抑。不然。雖有問弔虛文。非招人面責。亦必隱恨矣。

凡作事。第一念。爲自己思量。第二念。便當替他人籌算。若彼此兩利。或於己有利。於人無損。皆可爲之。若利於己者十之九。損於人者十之一。即宜躊躇。若人與己之利害正半。便宜輟手。況利全在己。害全在人

者乎。若損己以利人。尤上上人事。願同志共圖之。

愚謂遍觀俗情。風土雖異。而只知利己不顧損人。大概略同。榕門先生所以憂訟獄繁興也。若能彼此對勘。不肯損人利己。已屬大公無我。至於損己以利人。爲上上人事。尤當景仰效法。乃有不必利己。專欲損人。豈非下下人事。更當痛絕鑒戒。

事係幽隱。要思回護他。著不得一點攻訐的念頭。人屬寒微。要思矜禮他。著不得一毫傲睨的氣象。

愚謂此兩種人。時時畏人攻訐傲睨。我獨加意周旋。忠厚之道固然。且足以免禍。而起感戴之思矣。

好便宜者。不可與之交財。多狐疑者。不可與之謀事。

愚謂此兩種人與之交財謀事。必有後患。不可不戒之於早。

見人與人忿爭不休者。當勸之曰。天下事。未有理全在我。非理全在人之事。但念自己有幾分不是。卽我之氣平。肯說自己一箇不是。卽人之氣亦平。

愚謂人之相爭。只因但見不是在人。不見自己不是耳。勸人使人能知自己不是。其爭自息。凡人遇忿爭之事。將此理平心內驗。能自相回轉。尤妙。

交財一事最難。雖至親好友。亦須明白。寧可後來相讓。不可起初含糊。俗語云。先明後不爭。至言也。

愚謂利之一字。最足迷人。見利思義。惟君子爲能。若交易明白。雖小人亦無所用其伎倆。惟恃至親好友。一有含糊。遂啓昧心之端。卒至親友反目。天下不可多得者君子。而我交財之始。直以天下皆君子

也。至此咎人。不亦惑乎。

即或有人負欠。決非甘心不肖。理雖據而情須原。不必淩虐太甚。言語說盡。身分做盡。當看兒孫面上。稍稍寬容。遇衆擊易舉之事。亟宜讚助。不可從中阻住。使人無一線生路。所云讚人陷人皆是口。推人扶人皆是手。但恐做盡說盡。天道好還。將來思人一讚一扶。不可得也。

愚謂爲富不仁之人。只知重利剝削。那肯分文周濟。所以淩人阻人、做盡、說盡之事。往往有之。然淩之不已。或其人尚可輾轉以完其欠。即令不能。亦不過受其辱賤而已。其所傷猶淺。若人窮困已極。不能聊生。衆人議爲幫助。所費無多。利益甚廣。且富者爲衆人之望。稍爲懈怠。即至僨事。況明以言語阻之。乎。則身受有性命之患。旁觀有切齒之恨。天道能不急爲還之。及至時去運乖。身遭困苦。行見人人快心。而嘆報應之不爽矣。安問讚扶哉。

錢財不可不惜。然亦不可苛薄。我能寬一分。則人受一分之惠。如小本生理。及挑負奔馳者。惟仗工夫氣力。養家活口。尤當倍加優恤。在我釐毫之寬。所去有限。彼得一釐一文。所喜無窮。每見刻薄之人。取之盡錙銖。剝削半生。害生一旦。反至傾家蕩產。又見寬厚之人。終日受人侵削。反能飽食煖衣。終身無禍者。比比然也。人欲自算。莫若觀人。清夜將所見所知者。屈指而計。刻薄之後人。與寬厚之後人。較量之。孰亨孰否。孰富孰貧。便見天之報施不爽矣。

愚謂天道有盈有虧。盈則必虧。虧則必盈。循環不已也。刻薄者自謂取盈。不知後世必虧。寬厚者甘於

喫虧。不知後世必盈。是知我能寬一分。不獨人受一分之惠。則我亦享一分之報矣。若挑負奔馳。更當以交易之中。寓憐貧之意。居官之有官價者。尤須斟酌。

子弟僮僕。有與人相爭者。只可自行戒飭。不可加怒別人。他人僮僕。如遇我不恭。如坐不起。騎不下。指爲無禮。彼與我原無主僕之分。不足較也。

愚謂子弟僮僕。多屬無知。嚴於自責而薄以責人。不惟消釋爭端。道理上亦合當如是。且使子弟僮僕。不敢放縱。知以禮自處矣。

簡通錄卷二

唐翼修人生必讀書先生名彪蘭谿人歷任會稽長興仁和訓導

我初生時不帶一錢來自孩提以至成人百事費用無非父母之財也無奈世人一至長大各聽妻子婢僕之言兄弟分析爭多競少皆謂父母有偏似乎一切家財皆當我所獨得而兄弟不當有幷父母亦不當有者噫何其愚也人苟聽妻子婢僕之言不孝於親縱使父母億萬家財盡歸於我未有不速敗者惟平心讓財敦孝之人天必佑其子孫得常享富厚斷無爽也吾願世之人凡妻子有爭較財物之言入於我耳不惟不當聽且當卽時訓誡勿使再言至於婢僕離間聳誑之言當訓誨妻子不可聽信甚則撻之則離間之言自不敢再行而孝行可完矣

愚謂人能念我生之初絲毫未有父母之恩昊天罔極自有一種天性至愛固結莫解何至計較於錢財搖奪於妻子婢僕若戒速敗冀常享而始爲此雖勝於爭多競少之人其心已不純矣然爲下等人說法亦不可不如此

父母所用之物如筆墨紙硯盃盞壺榼傘屐之類安置之所宜有常處不可屢移恐父母一時取用而不得致生煩躁也

愚謂卽衣服等物亦須平時留心收拾完好免得用時再爲補綴如此父母煩躁不生孝道固然自己

亦省了多少恐懼張皇矣。

或問古有晨昏定省之禮。安能事事如儀也。曰。此非板定。有易行之禮焉。或父母有事過勞。恐其睡臥不寧。次日清晨。宜問安也。或有拂意之事。恐其懷抱不舒。當問安以寬慰其心也。大寒大熱。難於調養。問安自不容已。或身體倦怠。或冒風寒。宜時時問安。不必拘晨昏也。至於事當遠出。則宜叮嚀囑咐兄弟妻妾代己盡心。定省之事。固不可懈。溫凊之事。尤所當謹。父母年高畏寒。貼體裏衣。最有關係。緊小則煖。短則可眠。背綿宜厚。臂綿稍薄。則不盧腫。不脫衣。則臥不畏衾冷。起不畏衣寒。調養親此爲要也。又年高體弱之人。足尤畏冷。不問男女。睡宜穿襪。裝綿宜厚。若當仲冬極寒。宜加其綿衣。厚其衾絮。爐炭時加毋令缺火。此冬溫實際也。屋低小者。夏必炎蒸。卽屋大而天井無蔽。亦不免於炎蒸。覆以涼棚。庶可免於炎熱。或臭虫爲患。有巢於四壁者。以油灰塞之。藏於椅棹者。以漆麵嵌之。臥床之隙。不可塞嵌者。則時檢點而撲去之。帳幙與枕衣。時時展視。有則去之。獨藏於寢蓆者難去。惟以蒲爲蓆。則無藏匿處矣。至於蚊蚤之患。帳幙稍有隙縫。蚊卽從而入。雖終夜揮扇。旋去旋來。困人莫甚。惟去其隙縫。則安枕而臥。此夏凊實際也。凡古人所言。皆尋常可行之事。不可視爲夐絕之行。舉此數事。而餘可推矣。

愚謂晨昏定省之禮。若是板定。無眞意行乎其間。直是虛文故套。安可言孝。如此變通。不但易行。且見眞意。如父母年高衰老。無病常如有病。則當時時厪念。晨昏必盡。又不可板定此法。至於冬溫夏凊。雖曲盡條理。各有實際。然所處時地不同。父母好尙亦異。只期父母適意而已。非必拘拘於此也。

人子一生大事。莫如送終。於此而不盡心。則無復可盡之心矣。奈何以兄弟衆多。彼此推諉。便日久暴露。或草草完事。致有日後之悔。竊以爲諸子中饒裕者宜爭先費用。不必與衆較量。即力不及者。亦須勉強支持。不宜推諉偏累一人。豈不聞古之孝子。遇親之難。爭先赴死。以求相代者乎。彼於生命尙可捨。何區區財物之足云也。

愚謂送終大事。兄弟間富者攀貧。貧者推富。以至日久不葬。草草了事。固爲不孝之極。然亦由惑於世俗無益之費耳。若知喪葬稱家有無。量力爲之。亦無不可舉之事。昔明太祖葬親鳳陽。衾棺未備。時勢固然。誰得議爲儉其親乎。人子葬親。亦不必以破產傾家爲孝也。

顏光衷曰。人子有大不孝而竟忘其爲不孝者。有八焉。父母愛惜之過甚。常順適其性。驟而拂之。便違拗不從。甚或抵忤。一也。常先事勤勞。聽子安逸。遂謂父母宜勤勞。己宜安逸。偶令代勞作事。便多方推諉。二也。父母常爲兒減口。遂謂父母當少食。己宜多食。三也。語言粗率慣。父母前亦傲慢放弛。四也。見同輩則禮貌委和。對雙親則顏色阻滯。待妻子則情意藹然。伴二尊則胸懷鬱悶。有美食。則反食妻子而不以養親。有好衣。則反衣妻子而不以奉親。五也。財入己手。便爲己財。而在父母者。又謂吾當有之也。財足則忘親。財乏則強求。竊取於親。不得遂意。則怨親。親老不能自養。而寄食於吾。則又厭親。甚且單父隻子而爭財者有矣。少長互推而棄親不養者有矣。不知身乃誰之身。財乃誰之財。我乳哺無缺。衣食無缺。以至今日。誰之恩乎。六也。恣情聲色。外誘日濃。二更三鼓。挑燈望歸。不顧也。遊

戲賭錢。破蕩財產。雙親憂鬱成病。不顧也。七也。父母與兄弟姊妹。或有私與。乃怨親偏黨。防閑爭論。無所不至。甚且成仇。八也。以上數者。皆習成不孝。竟爾相忘。苟不細思猛改。則天地鬼神。譴責之加。必不免矣。

愚謂此八條。皆爲不孝之極。世俗無知之人或有之。稍識道理者。當不至此。然亦由父母溺愛而成。爲人子者不可不知此。用以自爲警省。爲父母者不可不念此。早以嚴其教訓。

子弟不宜避賓客。少年無才能。正當於見客周旅進退處學之。若一味迴避。必至如樵夫牧子。毫不知禮。一見正人。手足無措。大爲人所輕鄙也。

愚謂子弟所見之賓客。如係名儒宿學。當令其久親儀範。備領教益。其餘既見之後。即命退避。亦不可使之竟聽無益之言。曠其所業之功。

凡賢達子孫。每從父母祖宗起見。視公衆之事。公衆之室產。必勝於己事己產也。無良之子孫。止知自爲自利。公衆之事。公衆之室產。毫不經營。全不愛惜。其存心既私。必無善報。後日子孫。其盛衰可預卜也。

愚謂公私即善淫。善則獲福。淫則得禍。理所固然。況子孫即吾之後身。子孫之心。即吾心之遺。吾心既私。不以父母祖宗爲念。子孫之心焉得不私。而望其知有父母祖宗乎。以公存心者。亦自如此。即此便見子孫盛衰。即此便見現報。至於天道好還。致令子孫濫費私財。流於匪類。猶其後焉者矣。

何士明曰。功名富貴。固自讀書中來。然其中有數。非人力所能爲。苟人力可爲。將盡人皆貴顯矣。嘗見人家子弟。一讀書。就以功名富貴爲急。百計營求。無所不至。求之愈急。其品愈汚。緣此而辱身破家者多矣。

至於身心德業所當求者反不能求眞可惜也吾謂讀書者當朝溫夕誦好問勤思功名富貴聽之天命惟舉孝弟忠信時時勵勉苟能表帥鄉閭教導子姪有恩有禮上下和睦卽此便是尊貴何必入仕然後謂之仕哉至於不能讀書者安心生理顧管家事能幫給束修薪水之資使讀書者得以專心向學成就一才德邁衆之人則合族有光何必登科及第然後謂之出人頭地也

愚謂讀書者能務實學化導家庭閭里不能讀書者能存公心成就弟男子姪則族黨之間儼然太和氣象自有眞富眞貴在固無慕於登科出仕矣然積善之家必有餘慶久亦未有不發者設或登科出仕亦必做好官有益於君有益於民異於竊取功名者萬萬矣

凡人不幸而中年弦絕則後妻與前妻之子其中有甚難處者妻非必不賢子非必不孝也爾我猜疑之心一生一言也言之者無心聽之者有意一禮也失之者無意見之者有心漸至失歡終成大恨爲父者豈可聽不明之婦與童稚之子而不預爲之地乎平居必早教其子曰言不可直遂也必以委婉出之事不可草率也必以周旋行之聲音笑貌貴有彌縫補救之意行於間庶可得繼母之無怒又必早訓其婦曰己所親生尙多不孝況非己出者乎己之所生雖忤逆猶加慈愛非己子一言稍失便加棄絕亦非人情況子我之子也愛我子卽是愛我不愛我子卽是棄我矣如是開誡訓誨庶可令子母和好不然未有不相嫉相殘者也

愚謂爲父者不難如此訓誨難在母子俱爲信從耳倘嫌疑起於倉猝雖熟聞此言而若忘而父者秉

公剖白。嚴切誡飭。猶可隨時挽回。若傷心於家庭之變。悲感於生死之交。以爲善言不聽。惡言不忍。概事優容。卒至釀成大患。是知不惟母子不宜有嫌疑之生。即爲父者亦不宜有嫌疑之避也。

士君子處心行事。須以利人爲主。利人原不在大小。但以力量所能到處。行方便之事。即是惠澤及人。如路上一磚一石。有礙於足。去之即是善事。惟在久久勤行耳。豈宜謂小善不足爲。

愚謂存心濟人。日用酬酢。自有做不了的善事。何以待有大力爲大善。方謂惠澤及人。即一磚一石。可以類推。人亦何憚而不爲善耶。若夫通衢河道。每故爲坑陷。以詐人財。作惡抑豈在大哉。

面贊人之長。人雖心喜。未必深感。惟背地稱其長。則感有不可勝言者。此常情也。面責人之短。人雖不悅。未必深恨。惟背地言其短。則恨有不可勝言者。此亦常情也。夫人之與我。苟無怨。何必背地短之。若與我有怨。雖短之而人不信。何也。以其出於仇人之口也。即信矣。不能代我而加之以禍。在彼聞之。益增其不可解之怒。是背地短人。愚者不爲。若背地稱人。正忠厚之事。智者所不廢也。

愚謂背地短人。既增人之怨。並足以致意外之禍。可不戒哉。況短人不但不信。無所加於彼。且笑我之妄。以口舌陷人矣。至背地稱人。固爲忠厚之事。若稱人即欲人感。反失忠厚之道。

先賢云。半句虛言。折盡生平之福。釋氏云。說謊爲第一罪過。嘗見虛僞之人。從幼稚時即喜謊言。及其長也。隨念所起。造爲虛假之論。空中樓閣。雖無意害人。而適逢其害者多矣。安得謂非罪過之大乎。

愚謂人說謊。不過快一時之口耳。何嘗慮及害人。成其罪過之大乎。而以謊傳謊。遂爲妖言。卒至蔓延

天下。及於釀成事端。悔之晚矣。此等習氣。皆起於幼稚無知。父母不察其害。以供戲笑。若於此時嚴行呵止。自易言歸忠信。習與性成矣。爲父母者。不可不慮之於早。

人之過端。得於傳聞者。十有九僞。安可故意快我談鋒。增加分數。使其人小過成大。負玷終身。他日與人有訟。人卽據傳聞爲口實。或官府聞之。令其受殃。是我害之。罪莫重矣。故聞人過。增加分數。關係己之陰隲尤大也。

愚謂人有過端。傳聞多僞。固不可快談增加。致害於人。卽屬眼見確實。亦當隱諱。望其自新。方是忠厚之道。方是陰德上事。況傳說人過。毫無利益。徒害他人身名。壞自己陰隲。何謂哉。

小人立心狠毒。度量淺狹。與人有怨。卽以讒言中之。我心雖快。其如鬼神不悅乎。語云。勸君莫要使暗箭。射人至死無人見。誰知鬼神代不平。偏向空中還重箭。念及此。則人當度量寬。不可以讒言害人也。

愚謂與人有怨。能寬容消釋爲上。不然。亦當明目張膽。顯與爭較。方是丈夫。至暗箭傷人。自是狠毒小人。卽無冥報。亦斷斷不可。況暗中已有鬼神不平。射人者適以自射乎。

早眠早起。其家無有不興盛者。夜間久坐。膏火費繁。日間早起。則早膳之前。已可經營諸事。較之晏起者。一日如兩晝焉。晏起之人。於緊要之事。每以日晏不及爲而中止。百事廢弛。皆由於此。又晏眠晚起。則門戶失防。管理無人。竊物甚便。家多隙漏。衰敗之象也。

愚謂家之盛衰。勤惰而已。早眠早起。則精勤整理。而家自興。晏眠晚起。則怠惰廢弛。而家自衰。理固然

也。然早起無論何人何家。俱當如此。至晏眠則有辯。夜間久坐閒談。或爲無益之事。固不如早眠。若男讀書。女織紡。及補做日間未完事件。又不嫌於晚眠早起矣。惟在家長督帥使人人習慣。卒成自然耳。早眠早起。勤理家務。節省衣食。使歲留餘。以備日後吉凶大事。

愚謂吉凶大事。家家所有。能於無事備有事。始能有事如無事。若平日不能勤儉。歲計尙恐不足。一旦有故。遂至揭債。前債未完而事又至。鮮不家產蕩盡矣。人可不慮之於早哉。

由湖、馬吊之類。染習既久。心志蕩佚。奸人誘之。必流賭博。父母宜婉言教諭。子弟須深思猛省。斬斷根苗。

愚謂必絕去外務。方能勤儉治家。凡一切無益之事。俱不可近。不但由湖、馬吊也。

勤葺屋宇器皿。毋令大壞難修。公衆屋宇器皿。尤宜愛惜修治。不分人我。

愚謂此由勤而得儉。公衆之物。勤爲修治。所費無幾。亦省於大壞之公分。世之以公事彼此相靠者。損人並亦損己。豈但見其分別人我之私哉。

訟至危險。小能變大。爭財爭產。得不償失。非重大萬不得已之事。勿輕易進詞。

愚謂此亦儉一邊事。

均調茶飯。遲早得宜。不使下人忍飢懷怨。妨工廢事。

愚謂此固體下人之情。然不過遲早得宜。絲毫並未多費。而下人加工集事。是合衆人爲我勤儉矣。

往來禮儀。量家貧富。以爲豐儉。不可隨俗胡行。待客晏客。當因人數多寡。新舊親疏。以酌物品豐儉。

愚謂斟酌適當。既無妄費之財。亦無慳吝之弊。則儉斯爲美德矣。

勤曬衣冠書畫穀粟。不得霉霾朽蛀。勤關門戶。遇吉凶諸事。身體雖疲。臨睡之時。亦宜檢點。訓誨婢僕。安頓什物。必令位置停當。不使動作觸礙。因而傷損。完全器皿。毋使一器分散數處。致遺失毀壞。

愚謂居家瑣屑事務。稍不勤謹。至於毀敗竊失。所傷甚大。能如此留心。具見條理精詳。防閑周密。紳衿富室子弟。倘家計一落。何妨親至畎畝督耕。親率家人經紀。切勿畏人輕笑。輕笑者無知小人。何足計較。

愚謂紳衿富室子弟。家計一落。遂至莫可收拾者。皆畏人輕笑之念壞之也。究之隨時整理家務。即是素位之學。即足起人敬服。雖無知小人。亦無由輕笑。只因生於紈袴驕佚性成。自以爲可輕可笑耳。迨落而又落。欲督耕而無田。欲經紀而無資。由窮而濫。被人眞輕眞笑。而無如何矣。爲初落子弟者。急時努力。尙可轉落爲興也。

爐煤煙管。宜勤拭刷。燃燈過夜。檠底必置水盆。幼童小婢。寧令衾絮溫厚。勿許被內安爐。烘燻被褥。稻草、綿絮、燈心、安放處。勿使火光相近。

愚謂此數者。俱足以失火。失火爲人家大患。嘗見勤儉半生。積有厚資。一火皆爲煨燼。並有延及於人者。可不謹哉。

保家要務。事在眼前。行之甚易。惟在一家大小人人將此事理放在心上也。

愚謂自勤理家務。節省衣食。至此總結。誠人人將此事理放在心上。則家可永保。而日見興隆矣。蒙福者寧僅家長一人哉。可不共相勉旃。

凡婢僕雖至賤。亦當養其恥心。唯有恥心。方始可用。故雖有過。不當數責。不當頻罵。數責頻罵雖辱不恥。廉恥既無。不可用矣。

愚謂婢僕有過。當恕者恕之。若必不可恕。於責罵之中。寓教導之意。彼既知罪過在己。又服主人責罵當然。自然對衆生恥。警懼改悔。若吹毛求疵。不住責罵。習爲固然。不惟不恥。且退而生怨。但見主人瑣碎煩惱而已。能得婢僕之力者。未之有也。

德盛者。其心和平。見人皆可交。德薄者。其心刻傲。見人皆可鄙。觀人者。看其口中所許可者多。則知其德之厚矣。看其口中所未滿者多。則知其德之薄矣。

愚謂人之視人。以己爲準。己是君子。覺人心俱是我心。未嘗逆億人爲小人。故見人皆可交。己爲小人。亦覺人心俱是我心。何嘗曉得世有君子。故見人皆可鄙。從此觀人。德之厚薄可見。但天下人固不盡可鄙。亦不盡可交。德薄者與德厚者遇。私心滿腹。狐疑頻生。每致君子中傷。德厚者與德薄者遇。坦懷相與。城府不設。反被小人欺弄。交人亦不可不愼。

人生涉世。有忽略之事。有過激之言。二者皆不自知。若知之。必不施之於人矣。宜代爲推原。以爲彼之過端。彼不自知也。勿置芥蒂於心。怨怒可釋矣。若不能。則當直言以告。令其知之。彼必知過而謝罪矣。乃世

之人。緘口不言。他日乘其有隙。搜索過端以報之。若受報之人。能自反者。必思曰。彼如是加我。或我平日有怨於彼。虛心下氣。問其所以。彼將開誠言我之過。怨可由此兩忘矣。無如亦不能也。於是怨毒相加。至於展轉反覆而無休息。若更有讒人交搆於中。則報復益烈。嗟乎。忽略之事。過激之舉。人孰無之。既不能推情寬恕。復不能坦懷直告。直令展轉報復而無休息。豈非自成其釁乎。

愚謂人於二者能代爲推原。勿置芥蒂。固妙。不然。於平常無事之時。直言告之可也。若緘口不言。至於搜索報復之時。不惟受者不能自反。卽已明言其故。彼此正在氣惱之際。亦難虛心認罪。怨恨何由得解。凡人怨宜解不宜結。卽屬有心之過。亦當寬容原諒。思爲解釋。況二者俱屬無心。若必乘隙報之。是人過本無心。而我過反有意。屈全在己矣。且反覆不休。將見禍生意外。人我不俱受其害哉。涉世固往往有此。家庭骨肉。尤宜深戒。

凡人治家。一切田野園圃之物。不能不爲人盜竊。但不至太甚可耳。慈湖先生曰。先君嘗步至蔬圃。謂園丁曰。吾蔬每爲人盜取。何計防之。園丁曰。須捐一分與盜者乃可。先君大是之。嘆曰。此園丁。吾之師也。爾等不可不謹記。

愚謂人能如此存心。是於寬厚之中。寓矜恤之意。園丁偶言事勢。聞者深悟妙理。從此得師。何往而非師耶。

富貴居鄉。被人侵侮。每每有之。然畢竟是我好處。若使人望影遠避。無敢拾其田中一穗者。雖是快意。然

其爲人可知矣。

愚謂語云。人善被人欺。若居鄉恃勢武斷。人將畏懼之不暇。何敢侵侮。富貴被人侵侮。是其柔善所致。較之凶暴之人。固是好處。然終不如正以持己。惠以待人。盛德所感。變侵侮而爲愛敬。好處不尤大哉。張安世家僮數十人。皆有技業。廣悾治家。亦使奴僕無游手。此紳宦之最有家法者也。至於鄧禹。身爲帝師。位居侯王。富貴極矣。有子十三人。皆令各習一藝。推鄧禹之心。蓋欲拘束子孫身心。不使空閒放蕩。卽或爵除祿去。子孫亦有以資身。不致飢寒潦倒。其爲子孫謀。何深遠也。

愚謂富貴之家。不惟子孫養尊處優。不肯學習技藝。卽僮僕亦豪華放縱。薄技藝而不爲。盛則一無所事。但見驕奢淫佚。衰則一無所能。惟有束手待斃而已。若諸賢之深謀遠慮。縱盛衰不同。而衣食自裕。況上下之間。各勤所業。則謹愼儉素之意。亦可想見。並足以永保富貴於勿替。富貴尙且如此。中人之家。尤當兢兢然奴僕小人最難養。足供使令而已。亦不必多畜。恐忠勤者少。怠廢者多。雖有技藝。不足恃也。

或問人生無事不需財。故無不營營於利。亦無不因財而壞品行。有善處之法歟。曰。有之。不可因貧而窩賭。誘人子弟也。不可用炮火鷹犬。以傷禽獸也。不可貪口腹而椎牛屠狗也。不可爲媒爲保。而令人財物落空。致人官訟也。不可因商賈貿易。串假僞之物。以誆人也。爲貧士者。不可武斷鄉曲。出入公門。而平地生波。此必不可爲者也。其有雖不可。而不能禁人不爲者。但當日夜思維。吾力不能擇術。而苟且爲此。已

非善行。則當充其無欲害人之心。爲册書者。不可飛洒錢糧。損人利己也。爲胥吏者。不可搜尋弊竇。誘官施行也。不可得財枉法。令人冤無伸雪也。爲兩班者。不可借勢居奇。勒索不已也。爲訟師者。代人伸冤。不可虛架大題。令受者破身家。令告者坐反誣也。能如此。亦無害矣。至若貧賤者。更當安命。吾命當無妻子也。雖終身營求。必不能得妻子之奉養。吾命當缺衣食也。雖終身妄求。必不能得粱肉綺羅之適體。故知命已前定。此貧賤者以義制利之法也。

愚謂貧賤擇術。所謂必不可爲者。雖至窮餓。亦斷斷不爲。若訟師書役等項。苟能充無欲害人之心。不惟爲之無害。且有益。蓋祛其害人之心。即起其生人之念。藉官事以行方便。種種陰功。俱可積累。語云。公門中好修行。誠哉是言也。嘗見訟師之子。捷南宮而作州牧。書吏之子。中殿元者有之。位中堂者有之。非其明驗歟。但此中習氣。最足移人。若無特立之志。堅定之操。將因財壞品。更甚於所謂必不可爲者。反不如技藝農工。小本經紀。聊爲營生之計矣。至於知命自安。尤屬賢者之事。是處貧賤而樂者也。詎可多得哉。

富貴者之理財也。其義有三。一在知足。我高堂大廈。冬温夏涼。綺羅輕煖不脫於身。肥甘膏粱不絕於口。豈知有草房茅舍。廚灶欄廁。皆在一室者乎。豈知有寒無綿被。直臥於稻草中者乎。一日三餐薄粥。尚有不飽者乎。常以此自反於心。自然知足矣。二在明於道理。我雖積財如山。身既死。則不能分毫帶去。惟因財所作之孽。反種種隨吾身也。三當知子孫貧富有命。彼命優。我不遺之財而自然有之。彼命薄。雖以萬

金與之。亦終不能擔受。不數年而敗去矣。知此三者。愼勿爭利。而失兄弟手足之天倫也。毋爭利而令親戚朋友。情誼乖絕也。毋因人借貸押典。而取過則之息也。毋因交易而斗斛權衡。入重出輕也。毋慳吝太過。而令諸禮盡廢也。毋淡泊太過而令婢僕怨恨也。此富貴者以義制利之法也。

愚謂人之所重於富貴者。謂其家資豐厚。自奉之外。尙有餘饒。近而骨肉親戚。遠而隣里鄉黨。皆可沾其惠澤。廣行善事耳。乃往往見利忘義。較之貧賤爲更甚。只以貪心無饜。爲子孫萬年之謀。殊不計及死日所帶何物也。誠於此三者思之。當必猛然深省。悚然警懼。利欲之心淡而善念生矣。世之身擁厚資者。不能以財積德。而反以財作孽。亦愚矣哉。

又問中等之家。亦有法歟。曰。中等之家。既不至於飢寒無良。亦不至於因富造孽。農工商賈。各安本務。凡事量以爲出。每歲十分留二三。以備不虞。毋爭虛體面而多開費。此中等之家理財之法也。

愚謂中等之家。但能安分節儉。卽有餘財。昔年風俗醇朴。往往能之。近來人心奢侈。踵事增華。爭虛體面而受實困者多矣。可不奉此以爲法哉。

顧光衷曰。頃有富者。貪利苛刻。計及錙銖。平時一意吝嗇。不知禮義爲何物也。身死。子孫不哀痛。不治喪。羣相鬬訟。其處女亦蒙首執牒。訴於公庭。以爭嫁資。爲鄉黨笑。其子孫自幼及長。惟知有利。不知有義故也。

愚謂死者之靈。當亦痛恨利之爲害如此。與其遺金於子孫。不如遺以禮義之爲得也。嗚呼。晚矣。

世人用財。貴明衍義理。加厚於根本。雖千金不爲妄費。浪用於無益。卽一金已屬奢侈。是以豐儉貴適其宜也。吾見有人焉。其待兄弟親戚故舊也。絲毫必計。不肯稍假錙銖。及爭虛體面。爲無益之事。以炫耀俗人耳目。則不惜無窮浪費。此全不知本末輕重。而豐儉倒施者也。人至於豐儉倒施。豈有善行足觀也哉。

愚謂加厚根本。天理之公。無益妄費。人欲之私也。人至滅理縱欲。其無善行足觀。自不待言。然猶知用財也。較之一味慳吝者。尙屬有間。蓋一味慳吝。財卽是其性命。殊難救藥。若此人明於倒施之非。一爲轉移。卽善行無量。世之用財者。何弗卽此條而深長思之耶。

儉之一字。其益有三。安分於己。無求於人。可以養廉。減我身心之奉。以賙極苦之人。可以廣德。忍不足於目前。留有餘於他日。可以福後。

愚謂人知儉之爲美而務之者。大概皆有養廉福後之計。在其意中。但只在自己身上籌畫耳。未必念及賙人也。若更能存此心而行之。則所餘者並在德矣。其美寧有量哉。

凡善救人者。必先解其怒。而徐徐求其寬宥。然後其言易入。若人怒人不是。我却以爲是。何異炎炎之火。又投膏以熾之也。

愚謂人方盛怒時。宜順不宜逆。若不解其怒。而遽逆以爲是。卽所救之人果是。愈爲分析明確。則怒愈甚。怒之時勢然也。是我之不達時務。非人之不明是非。知此方可以救人矣。

王朗川言行彙纂（先生名之鼓。湘陰人。）

父之於子。惟當教之以道。諺云。孔子家兒不識罵。曾子家兒不識鬬。習於善則善也。

愚謂習氣最足以移人。尤當於童稚端其本。乃世人於子。往往忽其幼小。誘之鬬罵以爲戲。何怪其長而不善耶。

養子弟如養芝蘭。既積學以培之。又積善以潤之。

愚謂養子弟。但知務學不知積善。如養芝蘭。但知培而不知潤。能望其發榮滋長乎。有會讀書子弟者。可以知所從事矣。然未生之前。若非積善。亦難育端正聰慧子弟。則積善固養子弟徹始徹終道理。更不可不知。

人之教子。飲食衣服之愛。不可不均。長幼尊卑之分。不可不嚴。賢否是非之迹。不可不明。示以均。則長無爭財之患。責以嚴。則長無悖逆之患。教以分、別、則長無匪類之患。

愚謂人之於子。即幼時如此教之。尙恐不免數者之患。若不能如此。患將俱生矣。可不謹諸。

立朝不是好官人。由居家不是好處士。平素不是好處士。由小時不是好學生。

愚謂小時學生。即有若大關係。爲父師者。當及時嚴其教訓。毋使流於匪類。甚勿因其小而忽之也。

凡兒童少時。須是蒙養有方。衣冠整齊。言動端莊。識得廉恥二字。則自然有正大光明氣象。

愚謂少時如此教誨。養成正大光明氣象。便是好學生。爲士即可表帥一鄉。居官亦必正色立朝矣。

凡人施恩澤於不報之地。便是積陰德以遺子孫。使人敢怒而不敢言。便是損陰德處。

愚謂二者固爲積德損德之事．若恩人而人不知．害人而人不覺．所關於陰德益大．尤不可不知．

科第必須積德．故延師教子．早晚勤課．尙不足爲慈．有子之後．更務立心爲善．廣行方便．方爲大慈．

愚謂積德讀書．相輔而行．科第自然能發．然未生之前．必有陰德．方生命貴聰慧之子．既生積德．猶其後焉者也．

釋氏云．要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吾謂昨日以前．而祖而父．皆前世也．要知後世因．今生作者是．吾謂今日以後．而子而孫．皆後世也．是所當發深省者．

愚謂世人憒憒．不能爲善去惡者．只不思前想後耳．若能如此推原．自必悚然警懼．勉行爲善矣．

問祖宗之澤．吾享者是．當念積累之難．問子孫之福．吾遺者是．要思傾覆之易．

愚謂知其難而撙節以惜之．懼其易而多方以培之．將見祖宗有不竭之澤．子孫有無窮之福．

胡安國子弟．或出晏集．雖深夜不寢．以候其歸．驗其醉否．且問所集何客．所論何事．有益無益．以是爲常．

愚謂子弟出而晏集．正足以學習禮儀．諳練人情．若縱酒宴談．不知領教正人．既見子弟不肖．亦貽父兄之恥．如此教導．爲子弟者自然敬謹留意．卽一晏集而受益良多矣．

林退齋臨終．子孫長跪請訓．先生曰．無他言．若等只要學喫虧．從古英雄．只爲不能喫虧．害了多少事．

愚謂喫虧處己則無私．涉世則免怨．目前若不足．日後却有餘．從事於此．遂無往而不得矣．何待他求．

但能之實難．英雄尙受其害．況庸衆乎．故用一學字．便有勉強力行之意．爲先生子孫．固當遵守遺囑．

人之惟好便宜者。急須奉此以爲箴規。

李文節云。每見士大夫一捐館舍。其子弟往往向人稱外侮。人亦爲之傷世態之炎涼。嘆人情之薄惡。予以爲不然。君子生則人敬。死則人思。彼寂寞於生前。榮華於身後。爲人尸祝俎豆者何人哉。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向使恃位挾勢。欺凌侵奪。人無奈何。直待其子孫方與覆算。此爲悖出悖入。出爾反爾。而稱外侮。非矣。

愚謂爲士大夫者。固不可不以此自警。爲身後子孫之地。若子孫一遇侵凌。卽謂是其祖父過惡所致。亦未必盡然。只當就事論事。不可預設成心。如其人實受其祖父之害。卽是出爾反爾。若無故相加。非外侮乎。更有當其祖父在日。趨勢附利。曾沾餘潤。今則見其子孫懦弱。巧爲玩弄。又何謂也。總之勢位凌奪。固權貴所有。而炎涼薄惡。亦非世情所無。文節蓋觸於應感之理。而爲此責備賢者之說。以勵有位耳。讀者勿以辭害意可也。

羅一峰先生及第。以書寄子弟。所謂好子弟者。非好田宅。好衣服。好官爵。謂有好名節。與日月爭光。與山嶽並重。與霄壤同久。足以安國家。足以風四維。足以奠蒼生。足以垂後世。前史所載諸名臣是也。若止求飽煖習勢利。若前所云惡子弟。非好子弟也。此等子弟。在家亦足以辱祖宗。殃子孫。害身家。出而仕也。足以汚朝廷。禍天下。負後世。豈祖宗父母之所願哉。

愚謂富貴人之所欲。前之所云。世人每以爲好子弟矣。而先生以爲在名節不在勢利。且究言其惡。曾

庸碌之不如。正足以破世俗淺近之見。而勗子弟以遠大之圖。觀古之流芳百世者何人。遺臭萬年者何人。先生之說。信不誣也。

按喪禮。初終。疾病遷居正寢。既絕、乃哭。夫正寢。卽今人家居正廳也。惟家主爲然。餘人則各遷於其所居之室。若病勢度不可起。先設床於正寢中。子弟共扶病者出居床上。東首。東首者。受生氣也。既遷。則戒內外安靜。毋得喧嘩驚擾。仍令人坐其旁。視手足。男子不死於婦人之手。婦人不死於男子之手。恐其褻也。問病者有何言。有則書於紙。無則否。徹去舊時褻居之衣。加上新製之衣。貴者朝服。庶人深衣。加衣之時。每手各一人持之。屬纊以俟氣絕。蓋置新綿於口鼻之間。綿不動。卽是氣絕。氣將絕。則鋪薦蓆褥於地。俟氣絕。則扶居其上。以衾覆之。置之於地。冀其生氣復反也。始死。遷尸於床。以一箸橫口中。楔齒。恐死者口閉。故以箸拄齒令開而受含也。古用角柶。今以箸代之。至是男女舉哀。哭擗無數。今見人家。於病者將危之時。便呼號哭踊。後事不能豫備。不能盡禮。是家禮一書。不可不於平日講究之也。

愚謂人於父母初死之時。爲送終第一要義。不可不平日講究此條。使家中俱知。免得臨時倉皇錯愕。然時勢不同。亦須斟酌行之。

人子送親。最要緊者。莫如棺木。平日預備者少。臨時營造者多。匆忙昏憒之時。諸務托之親友。終非切已。又或未經諳練。倘不能如法。一錯勿能再補。板以四川花板爲上。次卽婺源紫柸。俱取木質結練。入土不朽。又次則湖廣福建水杉。未免輕鬆枯脆。其造作擇吉期。必尋善做老手。兩牆不宜太灣。恐不能載土。日

久陷坍。其糊縫、搪裏、封口。全要眞正生漆。則性黏易乾。方能堅久。棺外亦宜多加生漆爲妙釘以蘇木爲上。熟鐵次之。

愚謂棺板固以上者爲妙。不然。亦當思其次。但時地不同。恐難拘定。惟就其力量所到。視其風土所宜。急早如法爲之。免至臨時草率。致貽後悔。向因早爲預備者少。一家獨備。每被親友借去。往往不能得用。是以備者愈少矣。不知棺爲送終大事。借者爲不情。予者爲不孝。卽使面阻。亦不爲過。奈何因噎廢食乎。

入殮之時。舉家哭踊。將棺內事務。憑之僕婢。失誤不小。須緩盡哀痛之情。必要親自鋪墊。手足要安舒。勿得拘曲。衣領要周正。勿令捲摺。四維多用石灰紙包。揌塞緊密。勿得虛鬆。久而肉化灰鎔。相成一塊。枕宜低平。兩耳襯貼宜緊實。庶幾不致搖動。若在旅邸治喪。欲從水陸扶櫬者。絞布絲綿。必不可少。殰禍最生虫蟻。切不可用。掛線蓋棺。全要中正。否則將來山向。朝對不眞。

愚謂入殮之時。生死永訣。哭泣擗踊。固人情不自禁。然棺內事務緊要。必鋪墊停妥再哭。亦未嘗不可。若舉家哭踊。棺內之事。委之僕婢。不惟多有失誤。後悔莫及。且見輕忽其事。而此心未盡。卽子婦哀痛昏憒。難於動手。亦必臨棺親看。擇親丁中之詳細能事者爲之。庶失誤少而子心盡矣。

清明祭掃。一歲一舉行。此烝嘗鉅典也。近見人家子孫。於祖父墳墓。或輪流值派。或糾分合行。甚或一家有故。彼此推諉。或畏遠憚勞。時日愆期。不孝莫大焉。至於本身父母。無可推託。不過草草一盒了事。且邀

朋攜友。借此遊玩踏青。不敬甚矣。獨不思祖父生我。原爲身後之計。如族衆貧乏。我可支持。卽應竭力措辦。相邀拜掃。使祖宗血食不缺。隣村知爲某家之墳。不敢縱畜作踐。塋旁多栽樹木。分其疆界以免侵佔。祭享必用牲醴。佐以時鮮。蓋取薦新之義。豈可苟且塞責。若謂物力艱難。試問一歲之中。請客晏會。趨炎附勢。出分嬉遊。不知浪費幾何。獨於祖宗而上。吝此一歲一次之禮。獨不念今日享用。乃係何人創立。卽使祖父無遺。當揣身從何來。亦是祖宗積德所致。吾願世之孝子順孫。寧減己身之用度。以豐祖宗之俎豆。不可以享親大典。視爲虛應故事。至於世家大族。墓旁多置祭田。以遺子孫。輪流執管。以租設祭。使子孫人人樂爲。誠法善而意深者也。

愚謂清明祭掃。視爲虛應故事。不能盡其孝敬。固往往有之。更有本身父母。委之子弟。不惟享物不豐。並不親身一往。曾高以上。絕無春秋麥飯矣。祖宗父母。亦安用此子孫哉。夫受人一餐之惠。人情尙知報答。豈祖父之恩。昊天罔極。遂忍心背負。直未之思耳。若將此條反覆紬繹。自必蹙然不安。憬然省悟。而爲報本追遠之計矣。如稍可支持。品物務爲豐潔。以盡其誠敬之心。倘時勢艱難。諸務節減。隨分竭力。亦足以展孝思而格祖考。至於祭田。若力能爲之固好。不然。緩以圖之可也。

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是也。君子有百世之養。邱墓是也。

愚謂三年之喪。先王建中之制。制則有盡。終身之喪。孝子感觸之情。情則無窮。至百世之養。不但歲時祭享邱墓也。培植掃除。修理保護俱是養。近見北方不肯輕立新塋。每於祖穴前後左右。密密附葬。動

至數十百塚。南方妄貪風水。家道衰微之時。以祖穴曾經發迹。侵葬切近之處。以冀復興。或轉賣他人以圖重利。均足以傷地脈而壞佳城。甚有荊棘狐兔過焉而若忘。斫伐作踐。肆行而無忌。雖有標掛虛文。尙得謂之養哉。

凡居官而春秋致祭。朔望行香。士庶之家。敬神祀祖。固曰禮在則然矣。然而精誠不屬。雖三牲五鼎。登降拜跪。徒爲具文。神其爲我來格來享乎。吾謂汝奉神與祖也。必思所以致敬於神者何意。又思我平日立心制行。可以告無愧於神者幾何。如祭山川社稷也。以司其土者祀其神。報本反始之意屬焉。吾奉命以守此土。果能乂安保障。爲衆神靈爽所憑式乎。果能以生物爲心。以養人爲事。春秋祈報。足以爲民請命乎。如對先聖也。則聖人爲萬世師表。吾輩既在綱常名教中。果能不忝居弟子之列。而對越無慚乎。如對關聖也。則忠肝義膽。浩然凜然。吾果能節義自矢。而不懼威靈之譴責乎。如對城隍。則彰善癉惡。日鑒在茲。吾果能正直自凜。而不畏神目如電乎。如對諸家佛像。則色相慈悲。善氣迎人。吾果能善根清淨。而不淪於罪孽乎。至於吾祀吾祖。則愾然愾然。洋洋如在矣。果能繼志述事。以祖父之心爲心乎。合族之兄弟子姪。疎者則同始祖之一脈也。稍親者。則同高曾祖之子孫也。至親者。皆吾祖父之分形同氣也。吾苟不能聯屬而親厚之。或漠不關情。視如陌路。甚至爭奪興訟。吾於對越之時。尙何面目見吾祖宗父母乎。以此思之。則告虔端拜之際。備物習儀者末也。祇於一就位。一俯伏。直作神靈祖考。如在其上。吾以心相對照。求可以對神靈而不愧。質祖考而無慚。卽此一時。發人深省者多矣。

愚謂居官及庶人之祭神祭祖。以爲虛文故事者。無論矣。卽知盡物盡志。大概渾言誠敬而已。若卽其所祭而思其意。又卽我之立心制行。與所祭之意對照。互勘誠敬。方見眞實下落。果反身而誠。我之心卽所祭之心。則神歆祖悅。來格而來享。倘或不然。將此意一爲提撕。亦必戒愼恐懼。而勉強克治之意。自不容已矣。祭禮豈徒然哉。

吳文正公云。德不積而求地。猶不耕而求穫。存耕錄云。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牛眠鶴擧雖難遇。只在方圓寸地圖。宋謙父曰。世人盡知穴在山。豈知穴在方寸間。好山好水世不欠。苟非其人尋不見。我見富貴人家墳。往往葬時皆貧賤。迨至富貴力可求。人事盡時天理變。仁人孝子。可以知所自處矣。古人云。求地爲致福之基。積德爲求地之本。未得地。當積德以求之。既得地。當積德以培之。是以後代鼎盛綿遠。

愚謂風水之說。儒者視爲荒誕。術家高談元妙。今多覆古人舊跡。好地未有不發。亦未有發而地不好者也。絲毫不爽。如影隨形。究其得地之故。則有莫知其然而然者。以上數條。俱歸本於德。儒者不得以爲妄。術者無所驚其奇矣。然求地亦不可不誠。蓋葬親大事。理當鄭重。平日務講究地理略明大意。又愼擇明師。不憚登涉。兢兢業業。惟恐置吾親於敗壞無氣之地。如是以求之。亦未始無益於德。不然。以爲吾所憑依。惟在德矣。安往而不得其爲地者。已輕其事而薄父母。豈有德者之所爲哉。要之積德爲人人當做之事。原無所爲而爲。不因求地而始積。豈因得地而遂懈。人亦純其心而已矣。

文公朱夫子知崇安日有小民貪大姓之吉地預埋石碑於其墳前數年之後突以強佔爲訟二家爭執於庭不決文公親至其地觀之見其山水明秀鳳舞龍飛意大姓侵奪之情眞矣及去其浮泥驗其故土則有碑記所書皆小民之祖先名字文公遂一意斷歸之後隱居武夷山有事經過其地閒步往觀問其居民則備言埋石誑告罔上文公懊悔無及乃曰此地不發是無地理此地若發是無天理祝罷而去是夜大雨如傾雲電交作霹靂一聲屋瓦齊鳴次日視之其墳已毀成一潭連尸棺不見矣

孫文祥自浦城歸道經霍童鄉日暮忽見山旁有屋遂投宿焉夜半聞哭聲問故有夫婦曰吾子不肖鬻此屋明旦當徙去不禁悲傷耳文祥曰子雖不肖吾當爲汝謀之至旦視其處乃荒塚也候至午果見衣敝袍者同豪右僕從持奩鋪至文祥詰之對曰家貧將祖墳遷葬鬻此以延朝夕文祥傾囊與之不告姓名而去後數夜夢寄宿夫婦謝曰向日厚恩莫報今幸獲二鳳雛相謝遂孕二子先後登第觀此則毀人之墳以葬其先斷人之龍以利乎已人謀卽工泉下人豈背瞑目乎

愚謂用詐奪人葬地與用財謀人葬地本以求福而良心盡喪情理難容反至得禍合觀以上二條天有誅而鬼有報可不知所警哉由此推之附近墳隣或與此人不睦或勒重價不得故爲傾害人之風水者抑豈無冥譴耶

清明祭掃非僅循拜墓虛文必也剪荆棘培松栢塋頭加土週圍仔細相視有無倒塌漏痕鬆薄柝縫之處幷狼窩獾洞及惡樹根荄蔓延勢將侵繞穴地應修築應填塞應斬除者上緊料理庶以安先靈於泉

下而弗替也。乃近來以掛掃爲故事。藉祭饌以遊春。其哀思修墓之意。概乎不講。匆匆一拜。內返於心。安乎。偶見拜掃詩云。一年始得見兒孫。正好團圓骨肉恩。豈意到來來卽去。空留細雨灑黃昏。愚謂墳墓先靈所依。須平日留心隨時修理。直待淸明祭掃。方爲相度。已見孝思衰薄。從事怠緩矣。若至此仍虛應故事。漠不關情。尙得謂之有人心乎。嘗見鄭重墳墓之家。素日已經修整完好。又置莊田於墓所。募人耕種。薄其佃租而責其看守。自己復時常省視。如有應修之處。卽時修理。誠爲意美而法良。然終不如令子孫居一家於此之爲得也。至於修理墳墓之法。別項尙所易知。培植樹木。剪除荆棘。有未盡悉者。近見無知之人。以荆棘滿墳爲氣旺。竟有保護禁約。永久不動者。亦有貪以爲利。直待冬底。始肯斫伐以爲燃爨之用者。不知陰宅與陽宅同。總以光昌潔淨爲宜。況狼獾鼠穴。亦由乎此。爲害尤大。培植樹木。雖知以松栢爲最。然多於穴相近。以取蔭護蔚葱氣象。常至風水閉塞。根荄滿穴。況無千年不倒之樹。地下之靈。能安然乎。是知培植松栢。左右後面。俱當在穴數丈之外。面前卽數丈之外。亦必開廠成行。不可有礙朝向。北方墳塋。並多有栽楊樹者。樹性易長亦易脆。固不若松栢四時茂密。能耐久遠。且體質極其高大。日後倒樹。卽在數丈之外。亦必震動骨骸。是又斷斷不可栽者也。

名公巨卿邱墓內有墓誌。外有豐碑。再有華表人獸。以及神道碑亭。至士庶之家。雖限於分。而誌石墓碑。不在禁例。稍有力者。內誌以石。或紀事功。或止勒亡者生庚故葬年月山向四至大概。附埋塚內。上樹碑一通。不必過於高大。嫌於僭也。碑面照有無封贈職銜。據實開刻考妣某某之墓。旁書子某孫某敬立碑

陰仍將父母生庚故葬年月幷所葬坐山朝向及墳地四至丈尺墓田畝數明白刊刻庶可以示久遠以防侵佔葬遠鄉者尤不可不急講也

愚謂名公巨卿於墓誌等項固備爲講究士庶之有力者亦往往墓內埋誌塚前樹碑而術家言穴內只容一棺暈小僅堪一匣信斯說者父母不合葬棺外不用槨又曰明堂宜潔淨有瓦礫當拾之今乃塚內埋墓誌當面設石器得毋與風水有碍乎然欲斟酌變通亦有法焉誌石小巧薄妙只足據實刻載不必多尙浮文塚前之碑移於塚後或用小臥石一塊揷於塚面至於誥封豐碑華表人獸則列於局外或勢遠之地近來富貴墳墓高砌圍墻多起門廳至令形勝佳城俱被閉塞阻隔更無謂也

住宅墳塋栽培樹木如人衣冠齊整令人望之起敬每見樹木蓊鬱者多昌盛之族而斫伐蕭條必家運陵替者也堪輿家謂修竹茂林可驗盛衰之氣象住宅固宜墳塋尤甚古人恭敬及於桑梓重親之植也若先人所培植者恣意妄伐漸至凋零塚內何人任意戕賊不獨爲敗之徵其爲不孝已甚矣但族中貧富不等富者自知愛護貧者只顧目前惟在富者量濟之善勉之使之保全若漠不關心不爲善全之計較斫伐之罪薄乎云耳因占二絕爲斫伐者勸焉

滿山松栢久成陰魂魄依棲愛茂林孝子慈孫當世守
年年瞻拜一憑臨可嘆兒孫意在錢傷心古木已叅天斧斤盡伐無餘樹空使啼鴉繞墓田

愚謂樹木蔭墳棲祖宗之魂魄壯外人之觀瞻此理人人盡知稍有孝思者雖至貧窮亦不忍伐若迫于飢寒不暇顧惜背衆竊伐富者濟之勉之猶可禁止至貧而無賴之徒不知孝慈爲何物於族中貧

乏者則串通之。懦弱者則挾制之。糾衆公賣。名曰淨墳。此時濟之不勝勉之不聽。雖買賣墳樹。例有嚴禁。既恐傷恩。又慮激變。族中富者誠存仁人孝子之心。爲委曲保全之計。惟有卽樹之值。解囊買之。復於地方官呈明立案。公樹私買。賣者不得復有分股。私買蔭公。買者不得擅動根株。庶可永保無替矣。不然。富者但知貪利。不知好義。將塚內之人所恨於貧者尙淺。所恨於富者更深。甯僅薄乎云耳哉。

謹案州志。公字德章。號毅齋。世居淸風店。乾隆癸酉科選拔貢生。歷任河南陝州。安徽廣德州。山西絳州。解州。州判。署山西吉州。稷山。河津等處知縣。皆有政績。後陞浙江桐廬令。引疾歸里。譚中丞尙忠贈匾云。威鳳一羽。又題聯曰。兩袖淸風眞梓里。一帆高躅在桐江。晚年究心理學。誨人不倦。卒年九十。所著有簡通錄二卷。乃取陳文恭公訓俗遺規語增釋之。以教家而化民者。譚中丞子光祥。視學雲南。重刻是書。訓迪士子。張厚甫先生令山左時。亦頒是書。以勵風俗。布帛菽粟之言。切近篤實。眞立身之良規也。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迂言百則及其他一種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十二月初版

發行人 王雲五 長沙南正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各埠

（本書校對者董雲霆朱廣龍）

G一四六六上 平朱